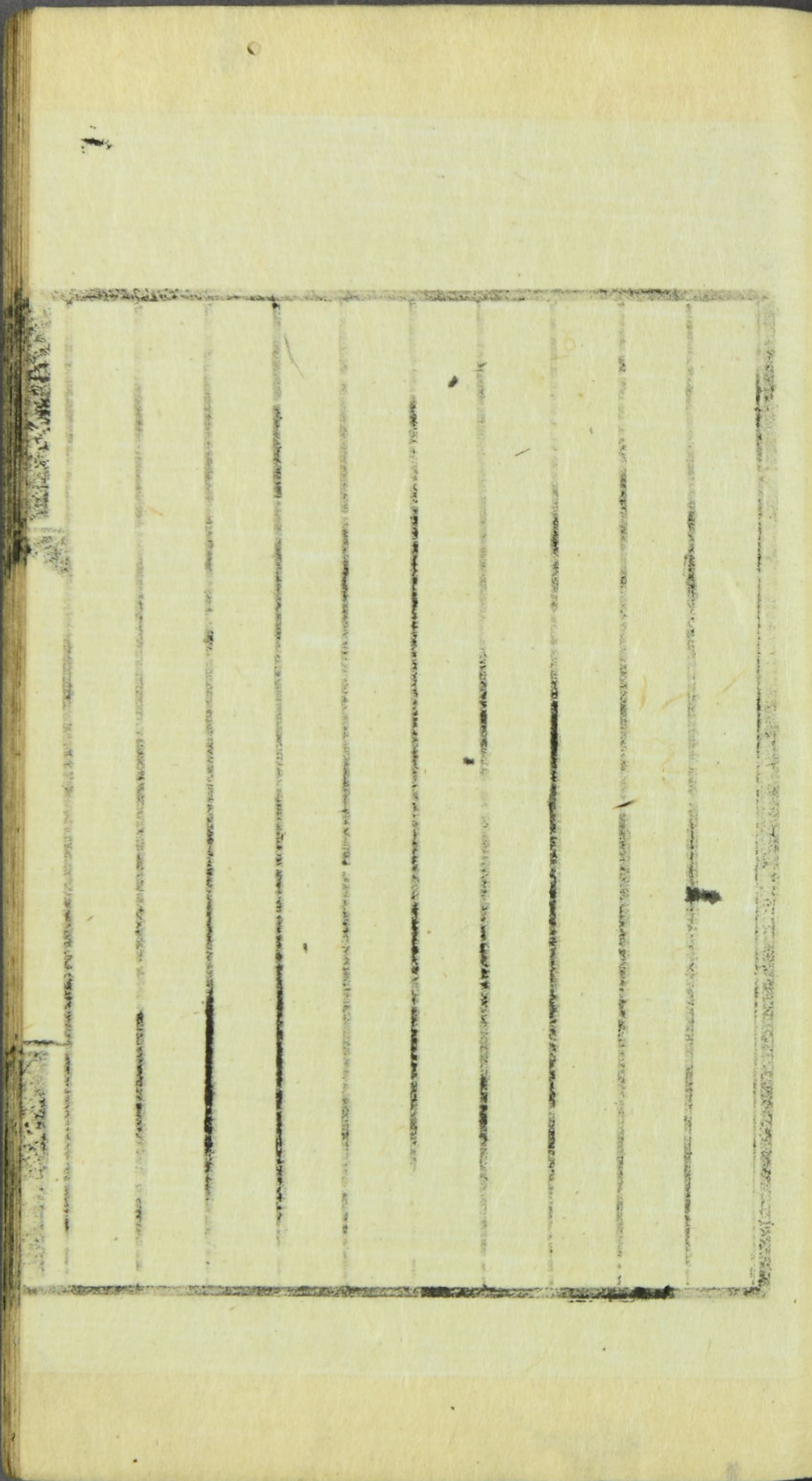


法會要原

憲宗朝
庚子

伊6
4078
12-5





伊弉利門
號 4078
卷 12-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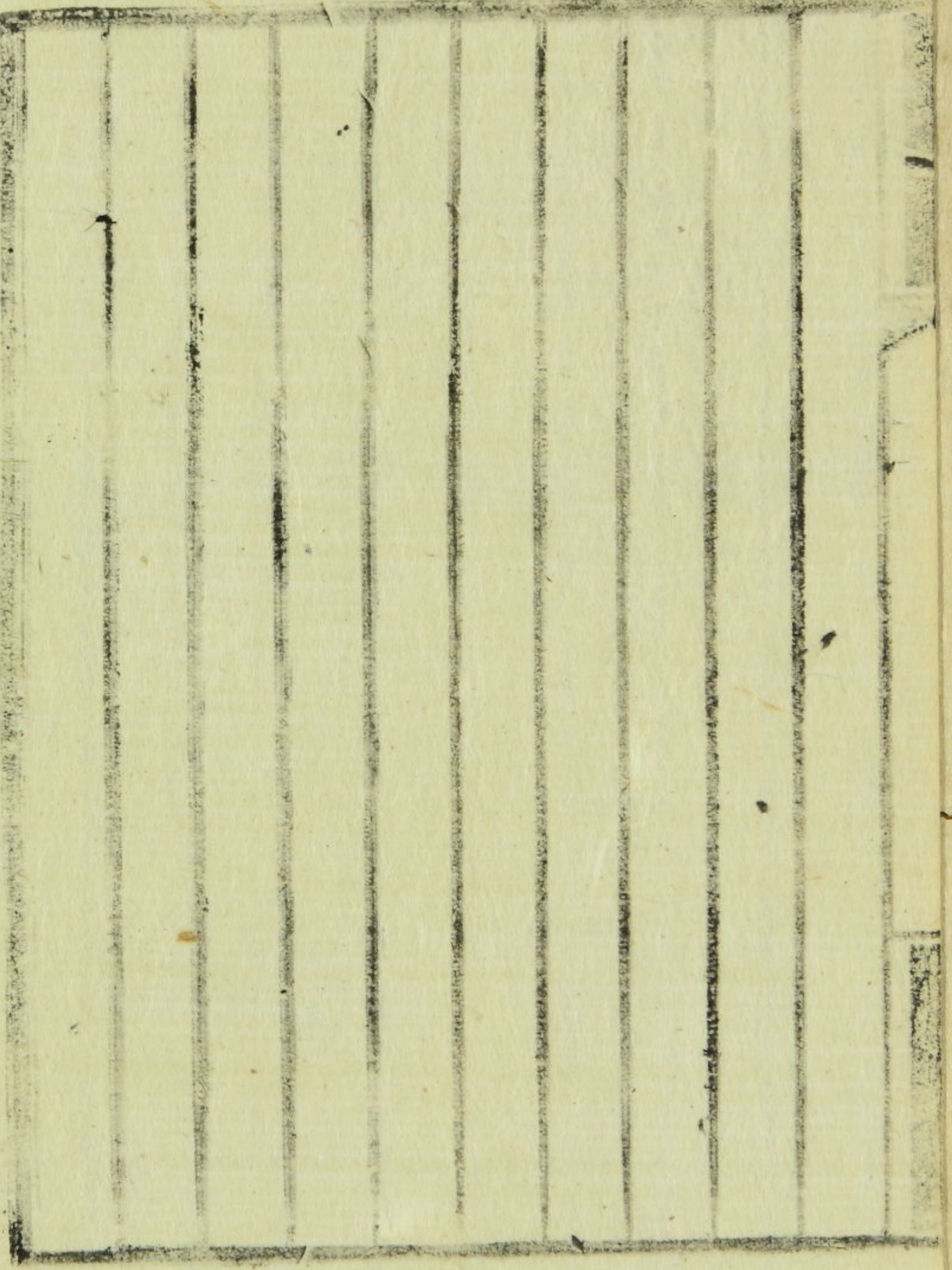
2



觀報畧記卷之六

庚子

正月兵曹啓曰即伏見前北兵使李好敬狀啓
 之下本曹者則以北都試啓本沒技中安允
 謙崔性銀之因該管、吏之自下乃擦添錄
 請令該曹拔去原啓焉辭矣安崔兩漢原啓
 本中付標以入而科試法意審慎何如狀啓
 事蘇嚴敬何如而外營下屬之乃敢肆意作
 奸於封啓發送之後係是無前之變恠則該
 兵使之不為具格論列只請照從嚴治者由



前由後所失甚大安崔兩漢分付本道監
管使即具格取於以爲登聞稟處該兵使後
在羅拿中待就囚捧供時以此添問目勘處何
如傳曰允○勸農倫音左承古韓鎮床製進○以金弘
根爲吏判○正言李晦榮上疏大槩敢陳情
病之實冀蒙遷改之恩尾附愛慨之忱亟降
處分事答曰爾言出於台心手極爲駭妄矣
其跡曰云、如臣賤微之見不敢言議於世
道時弊猥蒙天恩冒忝臺卿拘馬之誠豈可
無毫分報效之心哉見今時弊不一其端最

可爲患者洋學一款也蔓延京鄉況又歲月
甚至於洋漢之流未則一大禍根而且臣昨
年待罪肇慶廟時營獄盈溢且是伏鄉廬現
捉無數推此觀之無處無之此是禁制之最
難而大徑則申明義理敦尚風教使之日遷
善禁於未進之爲王政之急先務既祀之後
禁制摘葢之方策莫若申飭五部、官及各
道、臣及各該守令逐戶家座五戶爲統定
其後首譏詞五戶之內探而未告者褒而賞
之諱而不告者與原犯同罪賞罰分明則不

滿數月不禁而自禁且以民瘼言之連值歉
荒民生艱難莫此為甚死已之布流離之還
徵之於不當之役或捧之於無義之村落足
可安堵之民從此而布流離是豈本固邦寧
之道哉特令方伯守令使之別般區劃而生
民休憊專係於守令之治不治今茲大政已過
喑囑納賂之說喧騰一世貽笑四方一有剛腸
者孰不憤惋噫前吏判宋寬載年今八十歷
事四朝頂踵毛髮莫此國恩則豈忍負先朝
而乃敢逞私於聖主嗣朕之初乎日前臺疏

既以受賂為目則非但為政者之羞愧亦豈
無作宰者之引嫌乎此非聖上為民擇官之
意前吏判宋寬載欺君循私之罪烏可免也
施以投畀之典斷不可已云云○傳曰即見
臺疏全篇肯意極為荒亂外托言事內實挾
雜豈有如許風習如許文象乎此不可以言
官而容貸正言李晦策施以刊削之典○備
邊司啓曰前以已下直呈伏守令嚴飭下送
事庭稟蒙允矣今聞安東府使宋祥耒安岳
郡守趙雲澈康津縣監李寅夔恭川縣監任

百秀一向呈病無意赴任云飭教之下極爲
駭然四邑守令、該府拿問處之何如傳曰
允○右議政趙寅永所啓臣又有因此上達
者凡殿宸陞降之法必有措語間不得不然
之字句然後可以降之而昨冬陞降大久料
量外論喧藉尚今未已前吏判宋冕載施以
不叙之典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焉之○
又所啓向者臺臣李晦榮處分實是日月之
下物無適情臣固欽仰萬、而第其爲說閃
忽荒亂究解不得若出於論一吏判則設令

其言爽實固當悔之於風聞而此則不然疏未及上
草已喧傳有耳皆聞莫不驚駭及其登徹之後草、
數語殆若別本責載之風何責於渠輩而臺閣事躡
掃之無餘不可以特旨刊削謂當其罪刊黜罪人李
晦榮施以竄配之典且聞此疏之後已下直守令多
稱中路得病呈狀乞進之如使人、引嫌必將邑、
改差揆以事躡寧有此理并令嚴飭赴任何如
答曰依焉之○又所啓臣又於前獻納任而能
疏實不勝憂慨之至此疏注意在於銓注間得
失則就事論事無所不可官制相規固是美風而措

語之際已矣忠厚至於賂之一字豈可無明執真贓
而泛然自新乎此莖臣設或有可訂之說而論人之
道不宜若是囫圇前獻納任而能施以譴劑之典何
如荅曰依為之○義禁府草記刊削罪人李晦榮全羅
道長興府竄配事○諭祭酒朱啓幹處曠予嗣服之
初即有數心之偷而誠禮未至遐遊莫回居然五六
年所未嘗一日不悵愧于中亦不能無慨於卿者予
賴不足與有焉獨不念我先朝眷待之隆與卿家先
正同德之篤毗乎卿若以先正之心為心則豈容若
是說乎今予以年則漸長而學猶昧方以政則愈

久而治尚不復此無他輔導啓沃之不得其要耳卿
試思之其不愍然而矍然乎卿以山斗之望耆耆之
岭東然處旌招之首予之所靳嚮士林之所矜式朝
野之踰待烏得不以卿為重而其所欲汲必致又
烏得不以卿為先若以卿平昔致澤之志毋曰予小
子冲蕘賁也造朝則新帶經啣之諸位賢亦必興起
而相與相助如是則非但寡躬之為賴亦將邦國之
有恃豈不盛哉豈不美哉春煦向舒峭寒漸退迨此
幡且予日重之側席如渴未容多誥師頌詩之無復
虛徐行左承徐英淳製進○諭副司果成近默處予

惟待爾以經筵之任歲已再易而後論批屢示招延
之意竊庶我亟回遐心不日幡然側席已久尚未聞
造朝之期予竊寡昧惟愧誠禮之未孚以爾致澤之
心一何果忘至此乎噫崇佞重道身我朝家法粵在
穆陵盛際爾視文簡以碩德正冬為世大佞遭逢曠
絕恩禮摯重輔世之業衛道之功斯文有光國家永
賴爾以先正之裔服襲詩禮砥礪名行自在韋布士
流為之矜式及登薦剡同朝莫不想望此子所以必
勤于旌之禮欲資啓沃之責也爾若念及於昔年昭
勳之契趾履先徽自任世道則顧何忍懷宝林焚長

性不返乎見今陽煦漸舒講筵將開正宜博學碩佞
常處左右剖析經旨竭論治道俾予日就輯熙之工
茲遣守土之臣誕敷十行之論爾尚無事搗謙益勵
是似之義亟其來思行都承鄭基一製進口論副司
果來來廋處夫士之生斯世也窮經以明善篤志以
力行不惟自淑其身而已亦將以出為時用兼善一世也
洙泗尚矣下逮洛閩諸賢莫不出膺禮召未嘗固守
東崗降及我朝諸賢亦皆遵守塗轍進退以禮此皆
文獻之可徵而爾亦皆有宏遠聞見者矣况爾克
紹先徽綽有淵源予世之所想望廟堂之所薦剡予

之所以倚毗而瞻企之者豈惟飢食而渴飲也哉前
此致詢非不罄竭心素幾無餘蘊而遐心莫回晚晚
至今每一循者自詔乎格之未深見今新春已屆物
象昭著予方欲御經筵不能無葦蕘來新之望此時
輔導之責舍爾其誰爾頃勉回考槃之初朕庸副繫
駒之誠心羽儀朝端啓沃予心克致窮經之用無負
傳家之風焉左副承金大根製進○論副司直金仁
根處爾之拜經進官已數年于茲矣尚不能一致講
席以資啓沃之益者竊予誠泐禮薄每瞻東崗不
勝慚慙夫得賢共理有國之急務幼冬此行君子之

所願而崇獎經術允叶大猷又豈非我列聖四百年
家法乎爾予冲齡嗣服今至六年非無為冬之誠而
冬未加進緝切頓治之心而治不從欲者其故何哉
竇由於左右輔導之地尚未致如爾宿德之士也噫
爾是誰家之人也世篤忠貞義同休戚屢數朝著鮮
有甚此况乃祖乃父首席我兩聖朝旋指之命而乃
祖文簡又於正廟御極之初賁在經席敷陳昌言扶
植義理之功於士林之效至今為一國之所傳誦
則爾之於予家世好之篤在何如也以爾詩禮之子
家庭之訓其不可以固守林樊狝善其身也明矣見

今青陽載回春煦漸長政宜日接賢良討論經傳益
勉茂對之政也大僚之陳勉息摯東朝之溫批鄭重
詳以目下先務無過於此矣茲敷披心之諭庸示如
渴之重勿以予言為備例即起登道無孤擬佇之聖
同副承沈宜升製進○昨日吏曹草記安東府使宋
祥來安岳郡守趙雲澈謂有身病屢度催促終不下
去云並令該府拿向慶之事傳口而後嚴飭何如而
一向稱病豈有如許分義乎兩邑守令並施刑劑之
典○義州府尹書目及冬至兼謝恩使訪書快啓皇
后今日十一日崩逝事○昨日人日製傳教中試紙

用大好紙添書出○京監洪季淵快啓果川縣副
司直成迈黜敷論傳論則以為賤臣所懷屈越是懼
而茅附爰辭之義以為轉微之地焉賜臣於前年正
月猥陳一疏薪收謫恩賺得隆批緘有掌區驟躍幸
即寅錄速免西罪深歎負心常惶怖矣不意茲者伏
奉下諭十行絲綸札嚴恩隆勗以先微責勵備摯賤
臣於此驚悸復蕝意益因措噫賤良矯妄之罪祗緣薦
拔之失當而公論則惟聞誅叙自暴則反故歸讓上以之收殺
不得下以之脫免不得遂後諸賢之後混到札措之例今
此恩獎亦出假借而其曰各行也矜式也其曰殿心也世道

也者臣無與焉何敢仰對惟是賦臣則匪微寵光而
所積者欺天負國之罪而已聖朝則責歸曉曲而所
啓者竊名亂道之弊而已其於公私得失果如何哉
至於指而不性罪固甘心而最有所痛心瀝血者向
其官則經進之任也向其指則勸講之責也今日之
事孰大於此而真實自當出膺任臣亦多盡職則何
取乎如臣之匪人者外施虛冒以致事因勸講而有
名無宗臣罪至此而極矣每一念到若疾在己而乾
不敢隨意瀆擾則不容承命泯默惟願將此意俱報
監營轉以上聞早賜處分刊臣才學薦之籍減臣經

進官之御俾聖學懋宗賦分還本千萬賴祝云
二月執義金鼎元疏臣猥以枯朽偏蒙兩宮京闕受
遠若隔霄漢而除旨頻繁殆成歲誥天点每下遠近
識其存沒崇石一降村閭詔為侍從生年死日蓋莫
非圖造中物也茅臣懵學蔑識自揣已熟而久玷
地連傲山積近又年及倦老死亡無日而具願不替
願命常新此臣所以極躬慙德莫者兩歸而叩崇忱
惕同知攸措者也在昨年秋向兩聖特具虛糜諫職
首尾四朝義分所在情私迫隘方欲陳章自覈構成
文字而供聞本職之始遽不敢更語矣曾未幾月亞

臣新命又下於危喘垂絕之際犬馬之遠載在仕板
瘡痍之狀人所共知而銓案之未摺於風塵之任案
所訝驚無或以增臣罪而不使之偉遠耶若敢重騰
性日已成之藁乞被前後慢命之誅惟聖明哀憐而
垂察焉臣之始通堂望于今二十有七年久次陞叙
遂至亞長中間遷除不下十數次而一未嘗叨謝且
命性年甲午以掌令時喘奔赴國哀冒登台陰後初
道暗默隨衆至被大僚之論劾而薄罰旋解召命踵
至惶隕感激略暴情勢兼附藁草之陳談案無可
取而從陰竹縣道德到坵營見職聞已遷改疏亟還

為下送臣嘗見在外封疏之人或蒙令職已遷之批
則喉院出納未必以本卿有無為準而漢臣之自外
屏退誠未知事體何如也自是以後四五年間虛冒
臺卿亦無歲無之而一味偃伏無以蠢動聖眷愈執
臣罪益添畢竟著恥固所自今至若奉除書百有餘
日院隸一不以文報去未職名傳解漠未聞知者案
自今日臣身姓也其棄棄君命孰甚於此於是焉反
露而思之究其所以至此極之由蓋臺閣古之峻選
也人皆有難進之義故未有不待招而性為者厥或
情踪之難安唯奉牌懸牌之罪自上優假而怨之

董飭而警之使之曲全私義進陳忠言案我聖朝祀
使臣隣之盛意也自夫偉言之風盛而世遂益汚居
是職者益怠鎮日違牌無意供職堂廳長鉅曾冗於
之不為識者寒心厥惟久矣是故聖念以臺臣之不
定有無而器恩存加於疎遠廷倅以臺官之無所敵
為而刊汰不及不癘疾甚至吏隸懈弛体例都喪若
此不已府院之職將不期革而自革矣此固臺臣之
所自取而使臺臣受此輕甚者京朝定訖之色有
以啓之也臣適當極弊之時案為速慢之首倘蒙一
施威罰因以警動群僚振刷極綱則臣雖萬被誅讎

亦非罪伊索矣臣於此案有積愆于中者今於自引
之章不避同俗之嫌不顧疊床之誡請罄竭愚衷而
索言之臣竊伏惟念叔世帝王之欲挽回一治之機
者惟在於言路之開閉是將以倚重宸之耳目導一
世之血脉使之彌綸衮闕糾正官方鎖袂於未萌保
治於未亂自昔崇獎之意夫豈徒然哉唐考性牒柄
臣專則言臣縮諛臣盛則言臣闕盜臣進則言臣伏
過此以性劣冠象勿不過為私門華堂之側藪傾罷
之資斧而國之危亂隨其後為人上者可不慎哉方
今國勢孤危人心浸散譬如寫老之人真元內竭害

邪外乘若不保朝夕憂危之端難通以枚舉而姑以
近來邪獄一事言之自辛酉大懲創以來潛滋暗春
四十年卒致滔天之勢者孰使之然者此亦不得不
啟咎於堂閣無人之致也夫以磨滅為好生之論以
糾禁為喜事之劫秋當捕廳之間見捉聽若無聞
青松谷城時登啓恬不為恠終至番舶出沒於域
中洋豎橫行若穀下而莫之誰何推此論之雖有許
大秋變迫於呼吸之間人誰肯為殿下而一陳之苟
幸而人情疑懼國言喧藉大臣陳奏慈教截嚴此訊
過絕根萌廓清氛穢之一大機會而側聽半載臬司

之置辟鞠庭之結案殆過數三十人左右廳之隨斃
不在此數用法亦不嚴矣殺人亦不多矣然
無知之賊流多死而傳受之根脉自如也舊
深之餘孽或誅而貫通之祥氣莫聞購未洋賊
決此一譯官所可為必有主張是者而不之覈
焉超越牢獄決此一女子所能辦必有和應是
者而不之詰焉街談巷議莫不掩口竊歎皆以
為九牛不病於損毛勺水何功於救火是直東
徧灌膏而徃典之俱燼云而兩司諸臣蒿目側
足植立如木偶危坐如泥塑面相覷迄無一

人論及獄情之肯綮因供之端緒彼人者固皆
早沐菁莪之化服膺詩禮之訓豈真全昧邪正
之分而并無矚衝之心哉想其茶室幽暗之地未
必無仰屋而潛唏者特其外懼指駭之流言內羞
扶難之群疑懲前毖後莫之敢先發耳臣於洋書
未常掛眼實不知其何等醜污而自弱冠時多見
先輩之長老斬以為無父無君之邪術其為說緊
是夷狄之一法耳祭天似休屠堂獄取釋迦初無
新奇動人之語而以荒誕不經神其術以報應相
酬徼其功陰欲以擺脫名教充盈嗜慾為自私自

利之計是故極其欲之所到則天地造化之權胥篋
也窮其欲之所取則君親愛敬之誠堅舟也姿其欲
之所為則聖賢傳受之訓弁髦也教主神父之尊儼
臨乎蚤：众生之上則弄天下萬物皆為一己之所私有
所謂人而天主者即在我而天虛不唯於所居房間
之間其真贗有無當查而無辨也苟非然者鑄紳章
甫之頌聰明識道理者皆誠心好之而篤行之歟是
以厭然自掩於狃廣之處而陰主其道於隱密之所
混男女而惟簿不設則惡暗者聚焉一貴賤而等位
不別則屠沽者往焉籠貨利而有無相周則貧窮者

悅焉一以廣求徒黨為要尤真福之第一功德居一鄉
則欲盡一鄉之人而為一鄉教主居一道則欲盡一
道之人而為一道教主分排布豈若張角之三十六坊
而大教主加焉則其尊無上其福無對矣噫彼愚騷之
及男婦墮此術中迷不知悟奉以為真正聖教而情願
就死於敵刀之傷者宗亦可哀不足誅也遂至於法
不勝好之不畏法肆行而莫之止焉則臣未知此世
果何世思之及此自不負撫膺而橫涕也噫天理人
慾同行異情而界限甚嚴宗義理善惡之所由分而
辨別之所以相去不遠者此也自夫經殘教弛利慾

紛拿異言喧騰者亦何代無之而乃若我朝則崇佞
重道羣賢輩出人服程朱之訓家傳洙泗之教是以
采四海腥羶之中獨保一隅文明之治補之為禮義
之邦者殆將五百年所矣第自中葉以來國家所以
培養者不出於榮名利祿而朝著之向又相分黨各
立主國論者常以克伐怨欲之私驅之駁之至於今
日理日晦而慾日長刺樸為雕化醇為醜誠慝漸消
而虛偽益張以矜何取容為保身之長策詭隨無良
為涉世之妙方遇事則不見是非而惟利是趨論人
則不分賢愚而惟勢是崇上焉而居位者竊國財據

民利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下焉而修業者覘蹊逐索
門庭而無恬靜自守之操國有变故晏若尋常而私
相悻恨矧於刻深身有職事無不怠玩而勢所驅使
爭皆倡狂靡恥倒表風俗頹敗閭里之間寇攘之風
滿、皆是疆域之內倫紀之變性、多有伊川被髮
之歎蓋亦所由來漸矣是則洋術雖有邦禁而其道
實徧行於一世嗟夫世無真佞賢、焉莫知所之讀
書談道之士雖知其說之為邪而自不免坐於慾浪
世界不過掠彼之粗而以角其精以這般人而攻斥
之以這般人而究治之無怪乎獄體之漫漶而世道

之終至於淪淪也在今轉移之機惟在我聖上一身
上其道與他焉亦惟口立聖志典身孝而已立志之
宜如何恒惟口予以茲茲一身早失先王遺物之海
子之孤立臣民之上承列祖艱大之投繫八域顯合
之聖宗祀之安危在我民生之休戚在我世教之污
隆在我予不能嘉靖我邦我先王其旨曰有後此志
一主不撓不沮毋戲豫毋怠傲毋狎昵小人毋踈棄
正士毋矜持於外毋肆縱於內無奮勵於勤而無廢
弛不久有敵以說好聲色貨利進者雖在尊教必作
絕之有能以嘉言善行國愛民瘼進者雖在褻御必

獎用之一以三代聖王自期而取為漢唐凡主則惟
勤丕應後古之化其在斯歟典多宜如何恒惟曰予
以冲年御極智慮未周充春世素不冬古訓何以有
獲夙夜孜孜勿以誦說章句為課程勿以飾繪詞章
為準的誠敬主於內而禮義制於外沈潛乎致知格
物之訓服膺乎明善誠身之方則每一念之動必曰
此人心耶道心耶人心則惟恐其或流於危也道
心也則惟恐其不顯於微也每一事至必曰此循理
耶從慾耶循理也則勤於行之而不使中廢闕也從
慾也則決去之而不令流長也此意一定勿二勿三

尊禮大臣責之以朝夕納海博求賢良明經術達治
理者與左右而後剖析經旨必欲與聖賢同敏致訂
而史必欲與治世同道則念終始典于孝其在斯歟
設訛謗之木而嘉言同攸伏老之所以為老也明四
目達四聰好察通言齊之所以為齊也懸鐘鼓磬鐸
輒以待四方之士禹之所以為禹也降及後世除妖
言之律止聲受言漢治之所以興也諫官入閤言官
宿內以備顧問唐改之所以異也誠節聖上惕然聖
懼淵且遠覽之志之初以指賢為急先務典多三始
以親賢為第一義使盡變一世委靡難振之習為直

切不諱之風則王綱整而恠孽消治具張而異行殄
正多明而邪說燼彼所謂洋湖邪術特一法司之治
耳抑有區。私善妄殺一陳雖其事端猥屑人言駭
妄本不足過之較潔是非仰瀆崇嚴而念其矯誣之
辭固係宗重不可欺以橫逆處之而隱默自諱也蓋
故相臣文肅公蔡濟恭即我英正兩聖朝終始禮遇
之臣而常時秉執宗為一隊儔友之所推服暮年嘗
軸每以西來邪種之將至於秋人家國深惡痛斥之
義屢形於言語文字同時同異之論莫不倚以為重
聲討之辭始發不自中躬道之士溢滿之徒或出於

世好姻親之家則常是同室之操戈而被彼人指目
者亟番脫於匱章先納款於撥地革面之習敢矢言
於君父之前秋心之謗乃構怨於士友之間巧言如
流佯躬處休卒無以打破妖穴殄殲醜類以遺後未
無窮之憂使相臣而若見西獄之滋蔓則亦豈不痛
悔於鍾董家敏之不能早正王法乎乃以一時見欺
之累并沒平日衛正之心至水勒成邪魁之目混施
身後之律則相臣之靈將不瞑於地下而輿誦之所
共憫惜天鑑之所已昭晰者正為此也後之持公論
者宜不以一眚掩大德一誣解百謗痛加刻磨各自

區別終不使已伸之寃混稱於不刊之案以累於兩
聖朝著遇之地者。察臣心之所素蓄也。去上年分原
州儒生有故判書臣丁乾祖故判書臣韓致應院事
之議見其歷述之通章多有不着之夸辭而臣誠昏
眊不知元祐完人之稱着落於何所。元系士趨之句
故宿於何處且其上下款進退機關薰藉桃李等語
類非無心之發故不勝疑在遂乃逐句而解之曰元祐
奸黨非章蔡軫綱打羣賢之目乎完人二字劉元城
萬死生還之後晚年自勵之辭乎惟彼恬雅之前輩
非有黨友之株連則特以文肅公之切友指其追律時

而為是言耶然則元祐之司馬公固文肅當之而其
下諸君子又誰當之歟且近來士趨之不端久矣辨
別之際孰薰而孰蕪誰是名士而為狄門之桃李歟
如是思量誠恐其所尊之西人不免於坐受其鉞矣
而文肅連累之怨亦無時而可滌矣乃以老謬之見
思陳衷曲之論手裁短牘封還原通而略及其妄引
先賢高自標幟之失繼而有儒論摺拾臣言首辨刑
獄之不言比擬於前代黨祐而元老之見累時不幸
爾尤不當換入同之論也完與不完仍及故相臣受
証伸枉之顛末而結之曰此不但於一重臣為証區

之甚猶不為相公地字重臣固不省作者之意果出
於此而因文解義不得不致此疑也苟曰老者多心
不能濶者有此苛摘云爾則臣當一笑而破歎矣一
種收免之葦蕪忽於院議之崖岸移忽於獄案之追
提反以君拖及宿累侵辱相臣一唱百和忽於四起
而後醉詈之辭皆首引正廟朝義理繁進誅文等語
直驅臣於背馳之極而噫臣之班別玉石唯泥水
之拖來者正欲尊其人而闡揚其義以垂示於來裔
而措勸之辭若是乖反誠不為一嘆也惟彼攻邪者
勒謂之攻蔡而又勒飲之於背馳義理自是向來邪

徒之作爲欄柵以鉗制一世者也忽又踵拾餘唾欲
加之於分別淑慝之人亦不異苛故相臣之顯被殊
知粵自元陵之世而以至正廟朝許以義理特異衝
軸而已有年矣自夫亥微之起而始有攻邪之論以
事則端落多殊以時則先後不同而不欲捏合而為
是說其意果主不義理耶彼邪類之自謀捭脫為暫
時眩惑之術者客或無恠今則真形莫逃性逆昭著
故相臣未兩攻問之案自有不可掩者而終及帶累
之寬輒謂之侵辱則必也諱秘一邪字以杜千萬人
之口此後是乃不恃不義理耶况我先朝明義之功

崇正之化執不於戲不忌伏讀御製誄文何嘗有隻
字半辭之依稀彷彿於治邪一款而敢為藉重之說
赫不念誣聖旨之為人臣大不敬耶臣嘗見邪孽之
自明者每欲馮藉靈靈遮蓋竊逆援尊禮卑適足以
彰其同上不道之誅今之士論自以為奴洋數洋而
究其指歸一循此輩昔日之圈套無非久化乾
雖不自知也然而此者耶也蒙駭矯妄不足與論臣
以人微言輕妄犯衆怒惹起輿論以致誣及於英尊
之地臣罪萬死伏願聖治臣諛妄之罪以謝浮議以
清世道焉答曰治邪不嚴予亦愛之爾今以兩司之

知而不言洩斥愛嘆爾亦居其職矣又不洞言直陳
何也末端事之推上尤無礙矣○吏曹草記宗廟祭
奠禮官李啓哲脫時出齋現發於摘奸之時今該府
拿向慶之事大王大妃殿傳口向來中飭何如而現
發於摘奸之時云苟有一分化個何敢如是其在懲
後之道不可遲待議謝申施寬配之典○義禁府草
記李啓哲慶尚道咸安郡寧配事傳曰凡○兩司行
李朝會執義柳幼麟司諫趙啓昇掌令李魯確朴鳴
載持平吳鍾翁洪在重敵納俞象煥正言李攸奎
聯劄曰世級日降變故層生至於今畜金鼎元之疏
而寧欲無言矣噫渠亦自知為息造中一物而不思

報效之美佳懷忍毒之心托以介邪投進一疏則乾
事論事何處無辭而滿紙叫呌旨意閃忽有若末世
無守正之人滿朝故護邪之科共意則至凶而至懼
其言則無倫而無脊全篇句語之涉不不致者難以枚
舉而至謂國家中葉以來而以培養不出於榮名利
祿之者此又不止不誣一世為今日臣子者其何敢
前諸心而發諸口乎臣等讀之未半不覺髮豎而膽
掉心寒而骨冷尾附一段之荒雜猥屑在渠猶屬薄
物細故蓋其陰譎之性夾以憤懣之氣外若效於愛
時悅世內窳售於凶家禍國人之無良胡至此極伏

聞大僚送奏摩配有命輿情奮鬱庶可少伸而第伏念
閣邪衛正之策盡在於壹民志靖世道而若使此等
鬼域之徒安行無忌起亂萌惑則民志無可壹之期
世道無可靖之時豈不大可恨哉臣等以為其在折
毒萌杜禍機之道不可寧配而上請遠摩罪人亟施
島配之典使王章伸而亂臣懼焉今於請討之章何
敢贅他而臣等職奉言官未即詳討公言致慨藎侔
有損滿心惶惑無地自容乞賜斥退以安微分答曰
昨日大臣所奏甚嚴正亦已勘處矣老悖之言何足
深責不允右相趙宣承所啓凡試官擬望無敢違

牌陳疏即受教所在有不容一毫違越而第此定式
特為占便規避者設耳至其試望中或有因試事不
得不引義者欲進則嫌其廉防欲違則拘於格例其
於禮使之道似不無窒碍處此後如或有及所共知
可引之情勢者特許疏籲以待自也處久俾下情得
以上達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圓點課試之紙
自有定規而設有因下教用大好紙者此則設場前
特例也聞日前人日製以仗生之多用大好紙至有
科次時試紙用大好紙添書於原傳教者此固聖人
淵毅之至意而科卷則未免漸壞朝令則有欠曲循

自此予子或不無任意納券以致蕩無所限之弊今
雖過境當念後日前下傳教中添書一條亟命嚴收
因飭洋官又違舊規宗合於遵守之一端故敢以仰達
矣上曰依為之○又所啓優假疎狀之士虛受觸忤之
言固是徠諫之感事而或外借時弊內蓄秋心故
售其眩惑壞敗之計者必也明卡而痛斥之以一民
志以靖世道而又聖謨之不容已也日前臺臣金昇
元之疏是果專出於計邪而無一毫挾雜者乎滿紙
張皇銀若荒雜無倫全篇陰映都是陰險叵測直欲
取一世於護邪之科而此其句語之欠敬謹者意之

極驚恠有不能一、煩陳末結猥屑猶屬薄細似
此無歲之類不可以老悖丑之而司直之論尚今爽
臣亦慨然臣謂司諫金昂元巫施遠摩之典且矣大
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金昂元咸鏡道明川府遠
摩事。○兩司大司諫尹命圭正言南
性教。○女外座目上同合新啓嗜嗜人心陷溺
世度層生豈有如金昂元之窮凶絕悖者哉本以機
虱之賤濟以梟梟之性伎倆則失志而怨國能事則
采禍而思亂違得之心無所不至懷懟之習到老愈悖
乃敢托以斥邪肆其投詆閉東恩西胡叫亂嚷以全
篇無倫之說誣一世護邪之斜心設也無非悖戾下

語則全不敬謹此已人臣之極罪王法之所誅而况
其數三句語尤有驚心痛惋者噫我朝培養作成
之化比隆三古而敢以中葉以來榮名利祿等語無
難誣逼嘉請我邦以下一轉語即周王詰下之辭又敢
引喻於莫歲之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至於末端
附陳猥雜之說似屬薄細而援訂之言尤係無歲是
豈北面於殿下之庭者所可萌心而敢口手渠以窮鄉
之蹤又無辨之理且况此疏之教雖在今日而先拜
之聞已播於前歲則可知其積有醞釀非一朝一夕
之故而女必有陰懷秋心壞敗世教者表裏斜結總

忠愛誦之於神人之所共憤區則之情喪載之所不容
揆以邦憲焉適當律比不可辜配而止請徒摩罪人

金昂元巫令王府設鞠得情夫正典刑。時原任大臣

奉賀南公轍領府李相橫判府
杜宗薰本止州古設政趙寅永 賜劄曰臣等以近日

金昂元事竊不勝相頌愛慨之至處分雖降於薄辜

情節尚稽於窮覈王章未伸輿情愈沸甚望啓臺為

鎮日叫閤一例牢拒不賜允俞此豈大聖人靡揮乾

斷肅將天討之義我深流之所誣逼莫重構陷一世已

盡臚列於章奏之間恐不待更煩条陳而以我殿下

明聖伏想已畢燭之矣其語則至凶悔也其意則至

憎毒也其計則至陰秘也無將不效孰大於是而渠

不過以鄉曲蟻虱之賤則設有惡天尤人而因禍家

之心其何能獨辦此事乎指啖必有其人根窩必有

其地此而不嚴加鞠訊痛鋤淫醜則伏莽之戎甚可

懼也臣等愚衷耿々終宵統鑒茲敢聯陳短牘仰請

宸嚴伏願聖明洞鑒深恩亟循曩請為荅曰卿等之

忠設鞠宗係難慎而卿等既取陳之矣不可無一番

盡覈兩請任施○成均館官負以大司成言啓曰聞

喬位今日夕食堂有捲堂之舉馳詣向由則以為臣

等久沐聖朝菁莪之化徒費賢館蕝莛之供孤負樂

育之德壹居常慚慙若無所容矣即伏見金見元疏
本則內畜秋心外托介邪其曰德仲章甫之類聰明
諷道理者厥茲自掩於稠廣之處而陰呈其道於隱
密之所又曰讀書談道之士惟知其說之邪自不免
坐於慾浪世界不過掉彼之粗以角其精又曰以這
般人而攻介之以這般人而究治之無怪乎獄體之
漫漶世道之流溺噫此非但証一世內之故之於護
邪之科已已惟我列聖朝培養作成之化或至今日
比隆三代而渠敢以中葉以來榮名利祿等語肆其
萌諸心而芥諸口何其無嚴不敬之至於此極耶可

直之地声討方張鬼域之徒將伏其辜輿情之憤惋
庶可少伸而茅伏念臣等惟世無似服習乎孔孟程
朱之學講明乎君臣父子之倫衛道扶正之責恒亦
勉勵則今於被無倫駭愕之說不足與之費辭多下
而只緣臣等操行無狀不能見乎自取汚蟻固不暇
恤而使一世冠章甫衣縫掖者得被辜誣反躬慚恨
尚誰悉尤臣等直欲一陳所懷仰暴私情而原疏晚
始得見又值大亨之清齋尚此泥熟公議之致慨實
所甘心以此情跡何敢抗顏入堂乎退伏私次恭俟
處分云矣多般問諭終不回聽敢稟傳曰彼言固無

倫齊矣何足多乎而有此棧堂之舉乎紫已處分即
為還入之意晚諭可也○成均館卓記依聖教勸入
則諸生等以為聖教若是鄭重不勝感惶謹當還入
云故仍設食堂事傳日知道○忠清監司金英淳狀
啓茶酒來啓幹副司直來來熙等處敦諭令地方官
傳諭則來啓幹以為臣年迫八耄殘喘僅支而逃在
鄉曲未蒙日月之照臨不意茲者守臣儼臨傳宣敦
諭提誨以先朝故事責勉其家庭並美辭旨諄摯禮
義隆重臣是何人敢當斯恩臣祇藉莊謹仰戴異數
不覺感涕之交頤也臣三十四年以來屢奉除旨召

命頻煩素乏襁線之補而徒謬列聖之恩每一退思
視骨俱驚粵在少壯之時而欺竊之過猶愧莫前况
今衰謝已極氣血剝削瞑目之期非朝即夕庭宇咫
尺亦希免匍匐顛頓其何敢魚勉自力於進退中臣
維身伏鄉廬而心懸象魏區區犬馬之忱何嘗食息
敢忘且以世祿之裔構諸分義仰承聖教以效涓埃
豈無激發秉彛者而其奈多無管窺才蕙寸長非但
終不可以欺天誣世貪榮敗義方此危喘垂死久紆
聖眷恩禮曠絕適足以添臣厚誣君父之罪將為孤
恩負德之故瞻望雲天益增哀涕伏願聖明特賜矜

諒許解職名副斷召旨俾獲安意調息以畢餘生不
勝神望之切是如為有祿副司直來來熙以為臣
伏竊病與為隣宛轉床席世意人世忽承守臣賚
傳息諭十行溫綸及復誨切視遇之隆迫踰常例又
以輔導啓沃之責有此絕異之聖眷施諸茂學之
品惶震越莫省所以仰對也竊念臣以世祿之裔
本非山野之高蹈則一疋咫尺之地獲瞻日月之光
豈無夙願而數年以來猥荷恩禮備殺微辟寧是千
萬不近似之故寧伏誅罰不敢承膺者只效虞人之
美自甘溝壑之顛而已從前迷執今無異規誠願聖

慈深燭情寔寤石卡以安微分不勝祈幸云○春
到記講幼冬全峻製述幼冬越龜曼並直越殿試○
京監書目呂州呈以經途官全仁根上疏上送事答
曰頃於敦台之諭已罄必致之懷惟方旋之札不用
文具然駕錄之義庶回遐心及見英牘大違仰望爾
以乃家之人獨不念乃祖乃父管渠我先王之道而
邁、不屑一向至此即嗔歎之極緒以慚惡况今春
煦漸長講筵頻開正宜左右納誨誦茲寡昧而若論
其薰陶之責輔翼之功則捨爾宿儒時當其任顧予
冲岭老不足有為而然歟誠有所未字而然歟爾既

夙抱君民之計久講格致之理而世好也士望也非
如木石為學果於高世者則豈可固守東園之坡不
思所以幡然改過乎望頃即日登道而副予側席之
想為左承旨尹致定製進傳曰山林疏批全地方官傳
諭○傳曰推鞠為之傳曰委官右議政進去禁府問
車郎廳四筆曹錫亨任百經韓啓原宋柱軟○今日
推鞠時罪人金鼻元招辭罪人金鼻元訊啓○鞠廳
草記罪人發捕處息何如而三日程往返拖至八日
已萬一稽滯且以罪人之就捕謂在發配之路而文
書搜探初不札行檄以鞠廳格例枉為疎忽有因後

弊不可仍置當該義禁府都事朴基諱為先汰去令
該府令向處之事傳曰凡○傳曰館祿為之○鞠廳
草記向事即廳宋柱軟試官進共代金棟根差下文
書浩多趙道厚曹錫兩加差下事傳曰凡○今日推
鞠時罪人金鼻元更推刑向一次訊杖第九度停刑
○推鞠時罪人金鼻元更推後刑向一次訊杖第五
度停刑備邊司草記今聞一二兩初場，外兩傳入
門時冒赴於還南場之後外製狼藉聽向不及其不
寒心當該不能禁飭之一二兩禁亂官與本司捕奸
而廳並令該府拿向勘處事傳曰凡○有政以趙業

龜為副提多口副多越事龜疏通以金與根代之亦
以疏通口今日推鞠時罪人金昇元更推後刑向一
次訊杖第五度停刑口傳口推鞠控案口時原任大
臣陸劍剛口即伏見鞠囚金昇元設留判下者至
以老悖之物何足深誅處有減死島配之內臣等相
顧悞昭徇之以愛歎之至臣等報甚愚迷有以知今
茲慶分特出於天地好生之大德聖人欽恤之盛意
而莫廢者王章也莫重者獄辭也有罪幸逢法網一
壞則其流之弊必至不君綱目無所維繫世道入
心無所止泊而魁魁地械不逞之徒女將接連而起

豈不大可憐奇噫彼息元之罪尚忍言哉况通罪集
肆發之悖況則世待乎更審而不赦之新章已定構
陷即渠久蓄之私計則世待乎自服而巨測之凶心
畢露况其根柢嗾囑必有其人終始忍杖專事抵賴
既不能就服不犯上又不能竄室折到底不但希鞠
諸臣之奇憤共憤而群情愈毒公論益沸上臨失刑
之憂下幸按獄之規誠非細故也茲敢相率聯劄伏
乞深省三思亟酬酌處之教仍命更加嚴訊得情為
期若口此囚之至於鞠察即是不可已之事而連見
兩供直一老悖惡慝之物雖更嚴訊別無可得之情

特貸一錢言亦有在師等更勿爭執○院議右承鑄
左副承李時在啓臣等昂仗見鞠廳以啓判付下者
同副承朴齊憲有罪人金昇元病死安置之命臣等相顧悵臨以
愛嘆之至云々答曰已論於諸大臣之批勿取○罪
人金昇元鞠廳以啓判付內托以直言敢售鬼域之
計連日兩供全事漫漶不勝痛惋而如此老悖之物何
足深誅特為減死他島安置以懲惡臣之罪○美某
府軍記罪人金昇元全羅康津將氣怒島減死安置
事傳曰允○兩司禮月命封大綱合新啓噫嘻痛矣
金昇元之罪可勝誅哉其以轉風之神素具梟獍之

臣不念國家陶甄之恩積有平日怨對之心托以進
言投呈一疏駭者外西則惟似攻斥邪多細求旨意
則同小色藏秋心手脚自露肝肺如見而至於兩條
任通是豈臣子所可前心而發口乎肆犯莫嚴之地
自干不教之誅天曷臣分於是焉茂矣極廉醜醜決
無狎辨之理和應遜患必有同惡了消而究覈未竟
輕勘處下刑政之失莫此為甚雖仰好生之大德其
奈輿憤之益激况渠罪犯之關係莫重佞辭之漫漶
世嚴已是聖鑑之兩不燭則尤不可一刻容貸不覆
載之間請島配罪人金昇元更令王府嚴覈得情快

正典刑○備邊司啓義禁府都事朴登苗狀德自
該府照律矣追問其發捕奉命之初既為近路入家
眾人執拿之復又為近路過家綠山稽滯遂至多日
云鞠廳事體何等嚴重而笑重王命至滯私室小但
事未而有為之驚駭寔是後與兩國不可以已經劫
處置而勿論該都事朴登苗勉以空配之典何如傳
曰允○備邊司啓曰日前二兩行場時有自外越場
入為搗奸備即而捉着枷付之暹隸則監試量監私
自致送仍為失捕云職在糾察不惟不能據職乃反
甚法從六一至如此良可寒心當該監察權致和為

先汰去令該府拿向嚴劾何如傳曰允

三月以李景在為副提學△本館祿舍圈四點趙徵
林李豐翼金始淵金連銖并教成金應均沈膺泰曹
錫兩李京東趙道淳沈敦永李始愚李寔周李經在
南性教李寅爽任百秀以上取十七人△備邊司以
鄭元容為咸鏡監司○備邊司啓曰即見咸鏡朴岐
弄狀啓則以焉前北兵使李存敬向以都試雜亂故
咎於參試之鍾愷府使任泰錫不當之會寧府使趙
元錫仍請狀罷而語沒把提事係勳勳故以此非過
務軍務則罷拿之兵使循例封啓有違法例之則又

以闕市有弊樣會鍾兩倅論罪請罷故查問評事處
則市事無煩兩倅無罪壯矣該兵使之因都試事見
阻憑藉逞憾自啟誣罔不可仍置其罪伏請令京處
矣以前道臣系列論啓者互虛京則前北闈事不可
但以駭妄言也計莫掩於分罪始自做北逞憾而過
情事體何等慎重指無謂有誣罔至此一等無歲之
類不可尋常處之即為叢遺宣傳官義茶府都事奪
符拿來添問目嚴加勘律其所論罷之鍾會兩倅道
啓既以無可罪之端為言前帥臣狀啓勿施何如傳曰
允○傳曰禮部有闕之代金左根除授△奉安閣重

達時都提調以下別單傳曰都提調李相橫提調李
紀淵各內下大豹皮一領賜給戶判李紀淵加資正
郎徐麟厚假監役朴麟壽本官令李章五趙雲始權
用正並陞叙別看役前府使洪應燮前五衛將安時
赫並相當外職除授其餘擇日官奏時官函負誅士牌
將植木牌將待令捕校負役工匠並依判下施賞○
大王大妃殿傳曰日前錦伯狀啓罪人凶言可知其極
為凶悖請大臣之請令王府按例系行固是矣而雖
以狀啓觀之厥漢不過死中求生之計與狂易無異
且明知其根回情節之別無可覈者罪人金百周令

本道直捧結案以聞○大臺朴絳書疏曰昨於東朝
處分下者不容泯默噫彼百周凶言臣雖未之聞知以
道啓規之至謂耳不忍聞口不敢道亘古所無之度
而漸之以惡逆則其言之凶則不道自可推知孰不
神驚膽掉直欲手礙而口齟諸大臣之深夜登對仰
請鞠覈揆以吐體在所不已輿憤方激願俟命音而
遠下自本道捧結案以聞之命臣誠惶坐失備緝之
以愛歎也吐家治并自有常法一或干紀犯分則不
以卑賤而有所低昂亦不以痴狂而有所同异拿
致王府庸鞠正刑即我祖宗朝已行之典彛渠維

極卑賤似顛狂而亦具人性豈不知君臣之義如天
尊地卑截生不可犯而肆其凶悖之說甘飲惡逆之
科此若治之以尋常一罪委諸本道用律以國體何
以尊嚴亂賊何所懲畏亦安無根因情節之可以究
覈者而草之勘斷至此刑政大事關係不輕過、徒
壁之愛不能自己茲故滯血陳章仰瀆崇嚴伏乞罪
人全百周亟令拿來王府嚴加訊鞠施以治逆之律
以尊國體以泄輿憤答曰無可覈之端且有東朝處
分勿煩○健元陵元陵親祭時亞獻官別單傳曰健
元陵亞獻官判府事朴宗薰終獻官右相趙寅永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判李義準內下大
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柳榮河祀史趙啓昇齋郎金
送淵贊者申鍾賢趙永紀謁者李義鏞李東柱贊
引沈采慎金穆淳祭監李暉載金世秀各兒馬一
匹賜給陵司奉奉李行翼洪六執祀李晉翼執尊
李基華大祝南東哲令李氏香並陞叙元陵亞獻
官判府事李上淵終獻官東寧尉金賢根各內下
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判李義準內下大虎皮一
令賜給典祀官李休伯祀史李魯確齋郎南性教
贊者申鍾賢趙永紀謁者李義鏞李東柱贊引沈

樂煥金穆淳祭監李暉載金季秀各兒馬一匹賜給
陵司奉奉李東喬陞六其餘守僕並考例施賞○傳曰是
例施賞太廟守僕吉室守僕並考例施賞○傳曰是
信君全遣內侍致祭清厚府院君李豐凌府院君全
遣承旨致祭、文令文任樵進傳曰石室書院遣
禮官致祭○吏曹章紀左通禮李基華副應教曹錕
亨副司果孝是鍊陞叙事尙下矣俱是行準職所以
爲之事傳曰石室○以今番幸行時司僕提調以下
別單傳曰領敦寧趙方永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正
韓啓源金心洪翰園判官金萬根各上拉子一張賜

給萬內乘步直植趙義豐各內下箇箇一部賜給負
役等並依昨年例施贖○右相趙德永亦啓即具京
監洪冬調伏啓則以爲竹山府使張洛賢還官之路
本府民安遠際等有作黨犯打之度故別定查官使
之嚴覈矣會查官安城郡守鄭稅教振威縣令黃鍾
林枚柔作愛諸漢供招報來而其中安遠澤以其弟
達言被捉於雜技乃敢著人作黨無難犯信打隸破
輜若將所殺所犯情節合宜重辟李厚邑李曾允首
唱勇犯尹甲孫金完大助勢手犯並不可尋常刑配
安遠民露出白刃斷去渠兄達言所縛紅絲其四作

變是先是第而罪其家長則合並刑等之律安遠孫
吳道石尹致福金漢成俞大根既入同黨隨從之罪
在兩難免而事係世變律無可據請令廟堂稟處至
於李化心張用玉林冬用等三漢親於查案別無深
帶之端自本營放之矣國綱之賴弛至此民習之矜
頑如彼至有安遠孫、作度而極矣其弟被捉不過
簿助之罪該俸躬督又尋齊差之案則渠何敢聚徒
黨而倡凶謀執兇械而逞暴勢破輜打隸毆刃斫得
白晝四達之市恣行剽吏赤粉百里之地惟意劫囚
此案而兩未聞不可以尋常罪犯論因當不分首從

並用一律而謹按大明律凡犯罪捉捕者毆人至相傷以上者絞殺人者斬此以黨犯官差言也至於聚黨持械犯官掠囚當用加倍之律通編刑典有邑民向官長致砲者作變處不待時斬注云首謀同律者從減死定配今於此獄允令各用其中造謀安達降番唱李雲邑李允曾三漢究厥情節亦無異同出付鎮營大會軍民集首警眾其次尹甲孖金完大等既有助勢首犯之招安達民露出白刃而去紅係者亦與世元達原無異而一室兩解亦合參量並嚴刑三次後限其身他島為奴達孖等五人即係隨逐並嚴刑二

次後派之千里其惟化心等三漢既無深罰之端云依道啓自本營酌處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大臣所奏甚好仍為之○又兩啓臣乘輅朝禁至殿而今貝安達降徹案以打破轎子之語屢出因招該倅之冒等取便不可仍置竹山府使張洛賢為先罷黜全該府拿向處之仍以此意行會諸道以為申明典俾各惕念之地何如答曰仍為之○又兩啓調陵之禮至重且嚴班列之次第軍行之遲速自有定規不容一毫遲越者即所以次序為之制富鍊戎之意也今番奉行時禁務兩騎全不成樣以致海前之排屢

次停駐固已萬々寒心而惟以郊外言之多有日暮
而徑還未免觀瞻之駭嘆速夫駕過之後爭先仰踏
不計班次無復有嚴肅整暇之容夫朝廷之所以儀
式以尊有敬謹之禮度而師德之所以統御以其有
進退之紀律也禮度紀律一至於此言念國体字欲
無訛茅恬嬉成習頽墜已久有不可振刷不特作而
先以令中之義嚴警具任俾各謹守邦規如或更有
違越之與隨現重從仍令各營別飭馬政或有代烙
貫把之如前作奸者直以師律施行且侍衛內騎驢
白是禁各仗馬外乘馬又係恒典而近多無難犯科

者作尋常此亦一射廢飭何如大王大妃殿答而奏
是矣仗為之○戶判李紀開兩啓年而以太倉之屬
偷竊庫穀事移送秋曹待米太畢徵後分首從施以
當律之意革記蒙允矣崔錫麟之造謀設計自有首
犯之狀業已昭著於今曹究覈之時不可以已盡徵
捧循例勘配而止且因此而有仰奏者近來稅穀偷
犯之習無所不至於昨午大興以工金萬興德
般王金哥宅之狼藉偷賣致債年利而極矣當此紀
綱解田之日如無別般嚴懲之至則畢竟將無稅法
而後已况國典所載元係一律到今現茲查徵之後

亦不可貪徇濶狹也審矣固知船塢葺之作奸也今
如今幸違者多而若因一畜懲創能有知耶遠累之
效則非但為捧稅之可矧也與亦豈非生道殺人之
義乎至若洪州沙工元錫奎連山沙工李萬石與德
沙工金善玉等兩犯石數比諸上項兩僕似不無分
等之別而事關重辟有難擅斷並下詢大臣處之何
如大王大妃殿教曰此事關係誠不小矣倘能解弛
至有如此度惟一畜懲創之果斷不可已歸之兩奏
得宜而第事關律大臣之意何如右相趙完承曰
太倉事即臣待罪度支時草記者也諱掩私連擅用

公庫廣聚徒役狼藉作奸若此之無嚴此而不用
一律其可曰國有法乎至於船漢葺作奸非今斯今
不可勝誅而比年連弊愈往愈甚凡自朝廷之上下
至閭巷匠庶莫不曰此輩必大加懲創然後運事
庶可持支之此寧大同之公議而此稽之旺典亦不
可濶狹者乎第戶判所奏之姑以偷弄多虞為率
互分等之者固是情法折衷之論也其所以律者亦
不可尋常處之各別重刑遠惡為配減死為奴外
後是為懲勵之道而其中石數最多者兩漢直施
梟首之典太倉偷開者今秋雷捧結業置之太辟

似合法意矣。答曰：大臣之意如此，依為之。○咸監鄭元容上疏，大槩劾故，載嚴情，深益感，敢陳必盡之義。冀蒙遂前，意事。答曰：卿之引義，豈可休矣。猶有未盡，禮使之義，而然乎。奉審之節，賄授之政，一時為之。卿無復辭，從速拜朝。○答咸監鄭元容疏曰：日昃之批已論，卿不可不應之義。謂卿亦無更辭之辭矣。所陳又如此，誠為慨歎。雖曰有病，豈可至於不可強乎。如或更為煩瀆，則尤非所望於卿。其諱為之也。○傳曰：前後昭晰無餘，而一向無意，進身豈有似此事。○大辛向鏡監使施以補外之典，使之當日拜朝。○大

王大妃殿傳曰：近聞都下流丐甚多，到處光景極為慘然。云：雖窮春事，勢自如此。如是每一思之，其所於惻字無與比。即今京兆五高，精抄救急，更無增瘠之患。事廟堂申飭。

四月，斗年文科殿試，取幼學趙進夏等。人○傳曰：文忠公趙得米之孫，聯科場事，甚貴矣。不可無示意之。弄放榜日，遣承旨致祭于文忠公祠板。○傳曰：吏奉有關之代行護軍趙東進除授，以修撰金送開疏曰：云、臣於丐免之章，不置教員他而事在。目前不容深懲，故此附陳。惟望明審察焉。夫專對之

任關係甚重維云年貢之常例乃是事大之典曲則
其体息之不輕有非尋常奉命之比而近聞今番回
還節使之留接館中也許多昂披之試縱不可以傳說
一、取信竟因舉措之失仅應希寡祀多見斥退
礼部之官至披住俸擬咨之舉難掩眾口終渡鴨
綠一世喧騰苟能回檢而律已不至傲倒而見侮寧
有是哉貶着乞辱莫此為甚臣竊愧歎直欲無聞也
此若諉之遂事益勿向大非尊國體之義亦非正
事段之道臣謂四還三使臣逆施讓劑之典云、卷
曰事也可取所請依施 李嘉愚李魯秉
李正俊 ○忠監書目

大逆不道罪人百周今月初五日大會民人凌辱處
斬事○傳曰御即我先王之所簡拔也予小子之所尊
禮也願見之懷夙宵不忘矧御雖高年久攝進此日
候溫煖安車執道諱無甚好而亦可以為進先王之
殊遇慰小子之渴想茲遠近侍宣此更之不在多
誥惟在詳悉傳曰此別論遺史官傳論于祭酒宋
啓幹○傳曰粵人冲年御極學未知方專資平
啓沃輔導而為札其人豈非林下讀書之甫等
引前後致勉邇不至意一向無幡出變動之憂者
或以粵人質下志卑無足有為而此欺誠淺禮薄

無足可感而此歎及躬自慚繼以慨歎茲又別遣
近侍布此綈、此非予言也即亦平國臣民之所共
望也頃諒此意即起上道仍傳曰此別諭遣使
傳諭于經定官金仁根成近對宋來題○注書沈
敬澤書卷傳諭于果川縣御校洞經定官成近對
所住處外以為世侍傳諭附奏仰覆及何等礼只
何等僭擬臣是何人可以當此罪澤連傲義取爰
茲不得不冒死哀請以俟歲議伏不勝惶懼戰戰
之至臣於正月恩諭之下回竊道轉達情勢而有
罪未勘惟日悚慙是矣今此察筆之臣適修宸

翰之須是定夢想攸到直欲鑽地以而不可得也敢
迫收召之也至和兩款在與之句左此如臣時品所
地承向者精爽飛越五內失守等語猶屬尋常踰繫
何敢張皇煩遠招而不性雖吳人之可援死有餘耶
宜司敗之敵身第臣之素患心奉而疏已陳而目下
更添痠眩未由運動謹當病候向冒控疏籲累暴
血息更請察各之結正而已○兼春秋館李東諤書啓
性傳聖諭于呂州牧卅內西上洞里經正官金仁根
兩任處則以為臣以屏伏草野之蹤猥伏承敷諭之
隆華俯仰踟躕無地自容從當日入文字仰恭

情案云矣○假任安國錄書啓往傳臣論于懷德東
面秋洞祭酒案啓翰所性處則以為臣向因釋道憲
某情案才待重對不自意聖度無量不惟不罪特賜
寬假天地至大唯蒙包荒之德日月有明尚遠容際
之照又比萬一夢外近侍遠臨齊傳別論首提先朝
簡拔之事絀布聖上一見之意開示以如渴之誠絲
綸息摯息數頓絕案少如臣千_下近似之人所可堪承
若伏地受命惶汗浹背益不知死所矣臣唯無狀豈
無追先報陞之歎分美當不俟傳而廉恥有難壞防
且棄檢之景已迫嶮以膏音之候未易棄名則雖欲冒

沒承席世勢末由坐遠歲命罪合刑章席藁私次恭
俟處分云同日又馳同外函龍田里副司果來未
與所任處傳諭則以為臣向在春向聲遂秉曲附陳
竊道俾即伏聞而自謂必蒙仁天之照鑑矣微誠未
獲上孚忽於茲者近侍遠臨受傳召旨如臣媿議之
賦何等微細而致勤聖教如此哉揣量區分案難地
承伏地震灼惶汗浹衣同知措頌之所從當收拾神
魂申上辜贖仰祈聖明之裁察此外更無所違矣錄
由馳啓事○右相趙宗永所啓向以軍馬中飭事略
茲其茲矣礼言國君之富教馬以對蓋以戎備所重

專在馬政故也。挽近百度皆弛，甚至禁弦納馬之法，全不致察。或借或買，苟且捭過，一內禁軍則例，亦納馬口傳之後，又過六朔始付額外。而今則此法蕩然，口傳翌日並皆出付，故果禁弦絕無之馬者，且所謂步輜者，本是閭巷婦女或老病者代步之物，而近來無論貴賤老幼，遠近險夷，莫不取便乘此。有屋之制，去益奇麗，丁壯之力，盡竭擔荷，而外邑則多調奴，令不計千里，故都下之貴馬，外邑之刷馬，以其無用而漸縮，末流之弊，不可勝言。况元有禁令者乎？外向諸議皆以為此禁不可不申，嚴而第使之全廢不用，則

亦有所窒碍相防者。先自廟堂輝加，商確條例，其當禁者成節，自啓下後，頒行禁族納馬口傳額外之式，各別嚴飭，以復古規。而又或如前際，境則當該別將，隨現重勘之意，分付三曹，何如蒼口位為之口，又所啓沿海宜松處，封標禁養，原有定例，不容違越者，即由海防必資，解集船材，必取枯田，故也。挽近此政，許久壞弛，昔之籌密者在，重罹新造，改築無處，斫取兩南諸沿，只有毀三處，可入斧斤，而此亦取之無節，漸成赫山。此曾臣按藩時多，兩目睦者，則言念松政憂虞不小，而以是之故，各處聯兵等船，過限請改之，報無

以按例許題惟日事勢兩拘揆以戎備亦豈不暇然
乎以此意嚴加申飭松田扶護之節一遵節目施行
積木宜松處多取松子別定監色年々播植於在按
無松之地無敢視以文具亦以播植幾何之數別為
報未事定式施行而戰漕通用之論厥維久矣每以
水師持難迄未有定然而龜船則制度有異兵船防
船則比之漕船尺量甚小難載千包而至於戰船則
体樣不甚相遠足可互用其兩各司按備者不過上
裝器械等屬而船必類之使用也後不致連朽之患
而各處陸地全不鍊習徒存名色舉無實用今若揆
次搜用於漕船則庶無此弊而沿海松政少可支持
此係水軍大政姑先收議於原任大臣及備堂後又
為問向於西南道帥臣處可否向更為稟定何如大
王王妃殿卷曰依為之口畿監書目果川呈以副司
直成近對上疏上送事答曰近仰之餘大夫所備此
由寡昧未能盡其誠禮以致東崗之敗去益後也
雖然予之所望者惟存屏克追爾祖先正左右我先
王而已望爾勿復按辭僕向送朝以副予至意此批
遺地方官傳諭其疏曰臣於日前近侍之沒命也驚
悸迷錯辭不遑意而臣以已仕之小臣荷非常之恩

禮進退不得諂默俱罪情跡難逃形神受病而茲不
得不循伏私次僭越封章冒瀆崇嚴尤增死罪賤臣
明年所叨承恩命已萬之僭始而至于今者自反之
陰毒而極其惡萬德樂義可與有為致誠盡禮可以
相感自非行道之賢自重之士其孰與此而今則反
是上有、為之聖而臣非自重之士則臣之不敢進
者政以恩禮之不敢當故也庸人不往聖人收取而
孟子猶之曰次以不賢人之招以賢人半以此推之
則又况以賢者之招以不賢者而尚可往乎哉此謂
上夫舉於下、得眾於上而不供無憾於天地之大也

蓋其知臣者諛故所以寵臣者亦諛臣請申息情寧
焉臣本小人之儒市井之臣負柔而干祿試即而向
功文學則矇經不耻行義則在家無向重以病喪喪
憾念絕敵焉非惟自知者明抑亦易見之跡也乃者
橫被薦引濫叨峻選則驚懼退伏其勢也而於是
乎招之以招賢之儀禮之以禮賢之規噫因其賢而
禮之因其隱而招之是為命德之天則懋察之王政
也而於臣則不仕賢之隱之特出於恩造之私而願
臣愚且仕之本分自如也臣雖欲自欺人不可欺也
况欺天乎欺人是懼而連謾愈也為人臣而負此欺

天慢天之罪將安所故假使臣一玷薦章之後只有
閑慢差除猶將遠巡是縮以乎向女官刑終筮之
脚也向女招以勸講之責也此何等重任而緣臣仍
冒以致有名無實者此尤臣負國之罪故前者奏章
有所自引笑及奉日前隆吉益驗臣罪之無所逃
也刻辭所指丁寧是州仰詔我殿下有為之志已
察余國臣民之望矣其事之重且大如此則臣等
任真賢頒接仗士陪侍趨向朝夕講論董陶德性調
護聖躬以底于聰明日開志業日定聖學日就仁祥
日間用副人心之新望自貽性命之眷休方是宗事

案效而今乃於不冬無似之如臣者彊責啓沃輔導
之任輕加誠渾禮薄之教臣竊惑焉禮之合隆指之
合勤而臣之不敢進益決矣則畢竟無補不聖多有
損於國體而臣分愈虧臣罪愈大而已其於治朝懋
宗之政迪彞之化未敢知何如也為今之道恐莫如
移大臣之礼以延真賢反取臣之心以用真賢則有
輔導之案效而至於臣欺負遲慢之罪豈容一向寬
貸也即不待臣自列宜有處分而今此申願披瀝肝
血伏願深詔大僚先刊臣薦籍緝議臣常律以尊體
以勵臣分云、○忠監書目懷德呈以副司直宋來

漚上疏上送事答曰前遣廷侍別宣親諭者豈出於
稱文虛禮而英牘又至悵歎良深爾惟終始牢讓予
則曰今日輔導捨爾其誰爾若不出其可曰克追乃
祖先正乎不在多誥尚望幡然此批遣地方官傳諭
其疏曰臣於前年冒上一疏聲陳前勞無似之案以
斬聖明之昭察笑及今批旨眷渥僉摯至教以資啓
沃而任輔導若真有可資可任之經述者然臣自顧
駢也措躬無地絀以有量匱乏除帷即藁述而此在
文縷猶為逆助緣臣虛偽重說名器內愧外覩若實
淵谷而與於瀆撓既不敢再煩宸嚴則故息田疇久

而庶已不料茲者復加收召而後溫諭責且若降奎
章璀璨萃縻焯煌事出例表恩生分外臣竊不自知
魯莽踴陋何以得此曠世之異數乎昔之愧慙今焉
驚慶噫聖人之言稱物平情為世準式固不可不審
也今乃以臣之場屋棄才謂之有窮經之用蔭塗庸
蹤擬之於東岡之陂此由代撰之臣下語謬誤而王
言一布遐通傾聽大係朝宗之政令何其冒虛失索
若是之甚也况此旁朶之盛祀非但備追席之願同
而已將責之以君德成就則必待抱道蘊德龍莊鳳
舉之士而備數混及於如臣庸雜者無異祖孫之冠

見體鼠之竊焉矣竊伏見殿下頒御經進不能無革
曰來新之聖溢於諭旨有以仰揣於方懋聖多遜志
時敏以為修己屬治之本正宜博求宏儒明力帝王
之學者獲成其董陶涵養之功則孰不洗心拭目仔
聖唐虞之盛而其所擬以為資輔之具者若是革
而失當則遠方流聞又孰不解體而失望也哉士生
斯世受知君父效其尺寸以答恩遇者苟非潔身長
往之類誰則不願臣之邇來所蒙冠絕古今沒身沉
宗難保萬一豈不欲赴闕陳謝獲瞻清光而今反甘
伏遠慢之罪跬步莫動者非敢為盤桓偃蹇之意只

是臣自知甚詳自量甚熟恩禮非常無由克荷一已
之顛躓姑捨竊恐以機風之微仰累日月之明也夫
君令臣恭古今之通誼而古人又謂可進而進以進
為恭不可進而進不以不進為恭今臣於此亦有所
受者矣臣又嘗聞朱子有言曰士大夫出處得失不
獨其身之事闕風俗之盛衰臣雖至庸極陋無所比
數亦豈忍甘心暴棄不復以士夫自處哉加以臣受
舉甚薄少嬰痼疾漸益阨劇之中近添風眩之祟頭
目暈昏經冬坵壘及此陽和猶閉戶涖居不得出庭
除一步地雖非向上而陳昂此病伏決難承命趨程

非敢矯飾以益欺蔽之罪及伏乞察臣愚蒙之本無
可取諒臣病情之常難可強亟寢召昔伴臣安命即
望以卒生成之澤云。○京監書目呂州呈以經進
官金仁根上疏上送事答曰儒天出處固所自重而
諸仗賢之固然一辭並矢考盤者宗未知義辭之如
何不是幸益覺予誠淺恥薄且漸且悵爾酒史念爾
家世篤忠貞非與高尚不事者同亟回避心用副
仔遣地方官傳諭其語曰臣盜竊虛名濫叨殊渥猥
控虛退俞音尚凶思顧愈性踰介通慢轉益添辜夙
夜兢惕若墮淵谷不意日者近侍之臣遠辱蓬華特

降聖諭首尾百有餘言是惻諄切過自謙抑多非人
臣所敢承聞者擊讀以還震恐戰汗四魂飛越臣罪
至此而益無所容貸也嗚呼惟我聖上以聰明睿智
之姿當民國艱吳之際誠心曲學虛已求治法追頻
開俊又傍指此政萬化更始八域駟童之會凡有襮
線之資者孰不欲補衣裳而顧臣曷下混被異殺殆
同設鍾鼓不鷄鷄之前其所以壞國體而哀名兇當
復如何臣以世臣遺裔亦嘗獲祿仕隨各班行初
非草茅隱避之流耳葵藿之忱駕僊之義臣雖庸駘
亦豈全昧而屢犯方命辜息之科一未冒庸者寔出

於甚不得已也臣之鹵莽茂識無足意於恒人之狀
而既釐暴無容更讀而竊恐他日虛妄欺偽之習又
將歸臣蓋臣等上首以是思之其所以錫示決不俟臣
言之儘矣又况臣蒲柳之薄質近添風眩形枯神
錄日夕洗，作一病廢之物設欲竭躬趨命其勢未
由也乞顧乃一石再石敢勉不置曠古盛典反故文
具瞻聆所及莫不儀儀臣之惶恧惴惴猶不暇自恤
而朝廷采摭之失當寧不可惜哉伏願察臣此愚非
出一毫餅謀並刊選籍永寢收召之命使之涵泳聖
澤以全匹夫之微諱云

五月政院啓曰即見永陵端午祭獻官鄭鴻慶書啓
以爲今日陪奉香祝未到本陵則典祀廳奉安祭物
十四種昨夜爲盜所偷典祀官已報該寺更爲受未
祭物計料爲碎矣莫重祭物不謹存直以致偷失之
愆事未前有萬一驚悚祭物則該寺官員雖已陪進
而當該典祀官及不美照飭之本陵官並從備重勘
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爲之而該寺
及本陵員役並令收司從重科治該詞之節各別申
飭於蠶營及左右捕廳何如傳曰允並拿問嚴勘○
史三大妃殿傳曰今見永陵獻官書啓寔是無前寢

惟祭物雖更趨時封進豈有如此萬、驚悚之事乎
典祀官及本陵之官事過後拿向各別處勘該寺與
本陵負役等送重科沒該調之節申飭本左右捕廳
及畿營期本不日內提得之意分付○大王大妃殿傳
曰即見捕廳文案則不過以渠輩之無根亂言自唱
自和也雖無足大為驚慌又無足深為究覈若非金
漢妖凶叵測洪漢怨懣悖亂亦豈敢如是唱和究厥
罪惡別無可以分等而既有捕廳跋諱並移送秋曹
各別嚴刑後金順性絕島宜配洪元謨遠地宜配勿
棟赦前○備過司啓曰都下流丐救豈事曾有慈教

笑聞自賑賑之給四巡又於日前將分畢巡而見今
麥事登揚輜外造設賑處皆當撥器依已例畢巡分
給日令畿營並押送原籍官俾得安土復業之地何
如傳曰允○備過司啓曰即開島配罪人金順性以
金甲島宜配云矣此囚情節至妖至憐雖以好生之
德有此酌處之命豈可以近島美地有差尋常勘律
者乎指該堂上難免不審之失施以送重推考仍令
遠惡島更宜配所何如傳曰允○禁府啓目前前昇致
淳李鍾奎等亦莫重犯亨之庶品有此偷竊之度事
未前有萬、驚悚吳致淳段以祭物陪進之官不克

曲守李鍾奎段以膏日入直之官亦失警飭揆以法
意焉運動勘不可循例照律而止並只施定配之典
何如替依允

十月吏曹諸道之薦經行人抄啓幼學李光武宋達
洙成致愚崔琳李秉坤嚴翼鉉○右相趙憲未所啓
還捕未捧之守令自有定律不且一處濶狹以開無
窮之弊而今以此年查通之啓推之則雜諸倖之行
遺項皆相望此列邑之請排首尾不絕此可見法之
不足恃而律之不足懲也其所謂查通也請排也只
是見任守宰他日免罪之地寧無利益於徵捕而又

或以此係重律故物於前官之被罪龜勉捨覆轉成
高盲此蓋由本律過重故也假令十分之連能捧
九分而未捧一分則法府設罰只得與只捧一分未
捧九分者同律設處蓋緣金石之典不敢低昂也以
是之故通邑守令舉皆嚴避弊既如此合有慶通臣
意則自今還連未捧之律略依杖糧違限分等勸罪
之例假使十分之連未捧一分則以杖六十施行而
次之加律至於未捧九分爲奪告身五等而至全未
捧與始連新連守令自有本律不當比例於此若重
律之請用終律反易犯科而苟求其原亦或爲守令

惕念之端則通有漸寔之如律無混施之歎故被此
仰建美大王大妃殿答曰罪有輕重律當分別若如
是則或有警飭之道所陳甚好矣依為之○平南
道御史徐有薰復命○備過司以洪鍾應為東萊府
使○以李紀淵為吏判李憲璋為兵判○傳曰戶判
有關之代趙秉鉉除授

七月刑判朱冕載疏陳情勢答曰向來僅言無足責
也以卿老成若是深引誠過矣特除授新臺有所在
卿女勿辭即為肅命○備過司薦望以李圭初為義
州府尹○政院啓曰刑判朱冕載屢度飭教之下一

向奉牌連加催促終不承應事體所在萬一未安逆
重推考何如傳曰允更加嚴飭肅單捧入○傳曰秋
判事訖不知女穩當矣俄者疏批已有所洞言以一
向捧牌無意承應豈有如許事體更為嚴飭肅單即
速捧入○傳曰疏批其飭教已洞言之矣更有何必
引之端一向無變動之意換以事體其分義豈是可
駭刑判朱冕載施以需取之典○大憲金弘根疏略
曰臣於春抄宿病復甦再按苦息特蒙天官許免之
恩臣感戴鴻私全意請息惟其貞痼不聽醫藥閱
三序而尚委席第不意茲者伏蒙都憲除吉合辭久

嗣召辟荐降是取也何喜近似於此臣庸陋而臣又有
有泛前私義不可隨眾聯奉曾叨引避輒蒙恩諒今
臣情踈固無異同而氣力綿絀禱束末由脩門一步
望若天上茲敢以疏代啓仰瀆崇聽伏乞聖慈亟賜
鑄斥俾重任無礙私分獲安焉臣乞免是望上容贊
他而竊惟念臣之事君猶子之於父也子而有至切
懇迫之情而不請於其父非理也以父之止慈而拂
其情而不少於憐亦非理也今臣抱區區宿昔之願
而徒懷嚴畏自阻於禮卑之天則是豈為臣與子
事君父以京之義乎且臣疾病窳狀已在聖鑒所燭

無容故厯仰陳而大務其根深入於骨髓其崇卑批
於膏肓自視死期不遠若不以此時積誠哀鳴仰冀
處分則深懼夫此願莫遂初心大慮故茲不避僭猥
冒萬死卒言之噫臣生世祿之家詩禮忠貞學問事
功從不能克紹先美下焉而仕宦為生涯主揚為志
業當行道理即亦不外於是而臣稟質粗莽無通材
用性又迂闊踈懶自童穉而進組纒游在少壯而即
矜情勝當世榮名夫人所艷慕而先入之見一切相
反是非恬雅尚志妄效高蹈而益特以厭拘束而喜
致散偶有這是者為耳親老家貧惟不得不應舉干

祿隨俗浮沉亦未始臬為也爾自有樊戶耕鑿寄生
永作聖世遺民其計早已決矣晚暮科名忽在於頭
臚已判之後清官美職萃於一身十年之間滾躋顯
秩殆如野熟之被以文緯海鳥之響以鐘鼓此小夢
想做到亦非人期望所及每自循省寤莫曉其所以
致此也果能過福之灾先拓奇疾四三年未駁、至
於末如之何每誦古人乞頤及康健時之句未嘗不
三復永歎緬之以慚愧此蓋臣平生始末而蓄積于
中者也按礼有引年懸車之文而歷考性牒近穆國
朝年至其限而不請退者有之請而不許者有之年

未至而告休聽其去者亦有之蓋聖人樂為之訪防
而已未必使膠泥而莫之越也是以才不堪則退病
難強則退宦情冷淡甚不耐煩者亦退其年六十五
十未或有拘而君子不以非礼而諷之後生足以摸
函而則之臣十三者俱合有說而其案則所專在病
、不可以筋力奔走病不可以精神猷為閑司護務
之照例應行病劇則署尾之猶不能堪也臣之宜退
於斯決矣人有說難於臣曰得小大早計乎臣曰古
人有至論年未待暮有病便去曰殊禮也傲之安於
心乎臣曰仁人之御畜也不竭其力見其倦而疲則

放之水革不加鞭箠或已債踊而斃也况君使臣以
礼乎強之所不可獨立致其顛踣冒披清朝之羞孰
大於此也則是君也光聖德則有之嫌何有苛曰是
則豈矣君有官則必辭而未見不獲命矣豈已退
無以异也何必得三字嗚乃已乎臣曰名實之分出
處之際人臣固兩悔也名總朝籍逆辭班聯數備循
紳地占便宜名實之相處也出處之無當也且朝廷
之所以相待吾之所以自處者俱不可以方外擬惟
值身無所磨末免心焉有係行止動致帝碍思慮有
時嬰觸譬如猿狙之依止於人暫解羈繫而猶不離

乎樊籠焉若自在於豐林茂澤之間飲吃休息任其
老而適其性乎此人之問於臣者三臣之答人者亦
三也臣雖至愚淺不可以無於中者質言於人此我
殿下之前乎且臣通來除功無分或事繁漫輒事控
免若昧瀆擾之懷而殿下不以速慢罪之必如優容
而矜許之庶幾察臣愚樸盡出情稟無一毫飾私而
然也終始成就之恩又安得不厚望於今日也哉嗚
乞身康健今已左矣而倘使特垂異渥許臣致休
取自由之身整刷無累之心屏跡於閑暇之域濯胃
於清冷之流予以攝養得宜予以調治有方雖未能

望獲全瘳亦可以少駐急景凡臣餘生皆拜殿下賜
也伏乞聖明哀之矜之曲遂微諄了此至願也祝之
至臣方乞退矣神識且弊、矣陳情冀幸之外何思
何慮而第念臣立朝以來汗漫悠悠恒抱隨逐之愧
進輔繩糾未效直切之風今於先休之日願艾臆則
又言官也竟無一言陳勉畢暴素蓄孤恩也負心也
臣何忍為是也噫今日國事皆曰毛髮皆病正數在
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而臣以謂不出臣每讀慈聖
殿下綈綸下者時復燈篋親承簾教凡於國事民
憂朝政時弊無微不燭詢論惻怛回奉轉安之

方如飢渴之思食飲我殿下亦俯仰聆而俯察之矣
宋夫子曰知如是為病可知是為藥今其為病慈
聖知如是殿下知如是何愛無不知是之藥日計奏
效日計告功自底於病都完了此臣所以特而無恐
也惟有歌之悵、寤寐不能已者講學之不勤而
聖志無由立也義理之不明而國是固有定也臣請
以講學之事先陳之夫人主一心萬化之原正心之
要在於學為學之要無間斷而已故惜寸陰崇之
學也日新又新湯之學也念終始典于學高宗之學
也純亦不已文王之學之著也緝熙光明成王之學

之孰也苟或作輟無常寒暄有時此心已走作天理
之不能制私欲之危斯誠大可惜也是以古之好學
之君必執宿德博識之士置諸左右使之朝夕納諫
講明經訓諮訪治道鑑前代得失成敗之跡審當世
裡亂安危之機反復潛玩商確歷舉喻之于心不
知不措也休之于身不能不措也或曰是不遑或夜
分乃罷其勤如此其好問如此之所以致大有為之
業也臣愚死罪未敢知殿下典學之工果亦有是否
手輪日開講事多停畧之時三登普接只為循例
而止印圍有招未之盛而未免虛禮經帳無向難

之益而徒故應文登對之頃刻乍見輒示連退之意
文義之敷陳稍長顯有厭煩之色追訪虛受之美尚
矣無論訑之拒人於千里不幸而近之矣由是而
新進之沮培未始者踈迷之惶懼居先者自不能畢
展所蘊及其一得之見遂也畏縮有似乎含糊鶻突
則殿下必謂以此輩粗泐無足當聖意遂藐視而呼
薄之豈其人之真箇粗泐而然哉倘殿下進之咫尺
假之容色俾得以盡言所欲言者則尚能錄錄先賢
訓誥之旨緜拾先賢議論之緒有足以啓沃聖心開
叢聖聰惟其人未必盡賢是亦賢者徒也不害為程

子所云賢士大夫之欲其君接時多者也程子之為此言而必以宦官宮妾對之者其意深其慮遠豈一時陳邦之徒生乎哉宦官進則賢士退譬如陰陽之相為消長其機甚微所係甚大是以後來勉君學者非無古聖賢法言嘉訓必以程子此言為第一義不知煩復不嫌陳腐以其訓切於講學故也今殿下無馳騁弋獵之事声音玩好之娛可以盡聖志而防聖學者惟是講學則不勤也講官則不親也羣下之窮撥惻歎安得不以程子之深意遠慮嚴存過計之憂哉唐之仇士良告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得志矣慎勿使之講書親近佞生彼見前代典藉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徒拜謝惟此數句語即渠輩傳神護法今古一轍吁亦可畏也已彼知人主之讀書明理彼當見斥不知人主之不讀書不明理其國隨亡彼無得志之地然則其智似慧而其原甚愚適足以害爾國而殃其神而已為人君者念其掃除使令之服勤乃事歲之欲生則莫若從初操切使其作非之心不蔽萌動此為曲保之大德而惟我聖朝家法尤嚴於此卓越歷代故渠輩之長享其祚宗祧是耳

臣聞年來教下中官加資之命及臣猥叨銓任果
見下批者累或至一紙三教人之多焉未知此輩有
何可紀之勞勤而不愛頻笑濫竊之不已耶今若遇
加恩竊以格橫濫之漸則甚非旺家幸而彼輩之灾
莫有甚於此者矣苟臣言之不然雖出忠愛之烟膏
比妄率之罪而如或因此而猛加警者聖志奮發講
官勤政察夫此進彼退陽長陰消之理臣雖萬死
無所恨惜奉下之成切提愛孰亦無從而至矣豈不
休邦之不威於夫國家之有義理猶人身之有氣
血氣血不舒人不得為人義理不伸旺不得為旺義

理云者嚴於忠逆之別也是以古人有言見無禮於
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有不特無禮乃被誣逼
莫重而或假息覆載或臥死牖下即尚度魯敬是
已天下寧有此乎噫噫兩賊窮天掘地之罪殿下以
事在冲齡未及洞然垂拂之耶抑魯敬之已被恩者
闔門如故則謂無可道理而尚度甚閣之請亦以他
罪人啓辭之騰傳故紙一劄賜不允之批耶此不可
不書殿下一陳之矣噫彼尚度以鄉曲卑微之類而
其言肆犯至憚魯敬朝廷榮顯之臣而甘案昭著不
道前後拜討之以疏以啓凶鳴悖吐畢露無餘臣

無容更為臆列而惟我純祖深察其情狀處分尚度
則若曰狝非朝鮮之臣子乎若曰固當歲鞠得情以
正人心以熄邪說此純祖之察其至憐之情末而乃
以屢回思量不欲遽言反傷事而姑從惟輕之典為
教聖意所在可有以仰認也處分魯敬則若曰罪止
一葉尚不容誅况兼有之葉者乎雖使渠自為
之說亦必自知其莫道此純祖之察其不道之狀而
退念其先故姑貸一縷而島丑之聖意所在亦有可
以仰認矣至於敬賊特放之命乃在真殿祗謁之辰
此京嶽宸感而寓醒慕也孰不欽仰萬々而若曰四

年海島足徵其言行不謹之罪其言則虛言也其行
則逆節也聖意雖出於世宥而案所犯則未始全赦
猗歟大聖人至精至微之義為殿下苗與而賊使殿
下闡明大義也而以光殿下之孝耳辛壬諸賊英庭
未嘗不容借而在正廟則大行懲討漢祿餘黨正廟
未嘗不容貸而在純朝則亟施誅殛為前茅而裕賊
者純祖不加之罪反或進用而翼考代聽則間論於
宣孝之獄此所謂而聖後聖同一揆也而今日殿下
之所置師法者也况彼兩賊非但為殿下罪人即是
翼考之罪人而宗社萬世之所必討也豈則兩賊之

各施當律豈可卷刻緩哉此是吾國臣民一辭而無
異見者則明張之美人得以效公議之於皇或淹久
而區、告退言之差先及今不言更豈可言之日乃
敢齋沐陳之伏乞聖慈仰冀東朝陛下處分快雪
神人之憤云々○大王大妃殿傳曰明日次對勿拘
齋日依例來會原任大臣同為來待○時原任大臣
備局堂上引見時領府事李相謹判府朴宗董李止
淵右相趙守永所啓尚度庚字疏竇為古今所無之
度在剛窩猶輕之凶逆時值天地同包之禍爰大小
倉生之倫竟呼痛結莫攀仙遊追余萬化惟潛德迷

光之可以闡茲者惟恐不尽女寓於戲不忘之思即
民彝之常而彼尚度者肆其投匭於公車惟意誣逼
必欲滓穢太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鳥獲之惡
當不至如是之甚輿憤如沸果不欲與賊俱生而伊
時聖度處分不欲索言於疾悵之時假貸一錢於島
棘之中若其萬鈔不足之數案則蓋常洞加俯仰獨
非朝鮮臣子之教標和鉄鉞以如是之凶臆逆節而
終遺當伏之常律萬古天下寧有是也魯敬之窮運
負犯諸臣疏啓已盡臚列今惟不亟事煩陳至於抑
情種仕之云抑出何腸夫有不可仕之義而強其所

則極其嚴正處分則每泛寬大突出於大聖人天地
含容之德而在今日則義理關係尤有自別殿下既
已俯焯之後雖欲畧刻寬貸有不可得矣深維臥寢
自有死後極律逆降處分使巨惡知刑章之嚴一世
知倫綱之重斷不可已矣判府事李相璠曰古今寧
有凶逆如尚度假息於覆轍之間耶外托論人內售
誣上即其凶疏全篇皆意而當上下哀違同極之時
敢以至憐絕惡之許多句語歷代承理時事肆然陳
之於純廟之前者索是載籍以來所未有之大度
其時處分之上於島棘聖意有在而甲午以後則

事体典義理在於下誣扶倫臣等非不知劃即深
血申請而殿下方在冲年或未及盡焯其情狀故隱
忍恭候已為幾年之久臣等不忠玩愒之罪無以自
贖而今此都憲之疏非一人之言即我國民同
拜之辭况伏承慈暉殿下特詢之命從可以克伸王
法快雪輿憤伏願亟降處分使即舉行焉魯敬西
条新業即渠自作之孽而甘犯不道者也純廟處
分時至以雖使渠自為之說少知其難遁焉教雖以
念旧之義薄施焉竊竟至宥釋而未嘗以渠為無
罪聖教中言行不謹四字乃是斷定渠負犯案

狀也本罪則無所掉脫其身則自等平生寧有如此許
刑政乎大論復發之後追律而嚴討之者不容畧刻
暫緩伏乞即賜處分右相趙兵永啓尚度事既有純
廟下教與諸臣疏啓無容更煩而今日事面尤與
當初姑貸一徭之時較壯不同其在天經人義惟
有夫正王章而已魯敬兩棄亦有純廟處分雖欲掉
脫而不得者也第臣於此一策公憤之外更兼私讐
情雖憤惋事係嫌碍自初以來只以一遵朝宗處
分為區、自守之義諱矣今此再發之論果為大同
之情則臣又何敢以罰着臣家或拘於懲討之大義

理乎伏願亟施當律為刑判權敦仁云、吏判李紀
閔亦云、漢判洪敬謨亦云、大護軍林綺壽曰臣
於庚寅待罪都匡時比兩賦窮凶不道之罪陳章
聲討矣王章久屈輿情轉激今此司直之論出而
倫可明王法可伸云、和中樞朴晦壽云、兵判李
憲瑞亦云、大護軍李義準云、戶判趙秉鉉云、
知敦亨朴永元云、行護軍李惟秀云、護軍李完
植云、刑判金與根曰今此下詢即臣兄陳詠之事也
臣無容他辭云、大王大妃殿答曰本事予亦知之
抑塞不忍言矣先朝處分至精至微而到今若有處

分家有光於主上聖德別無更為商量而事係莫重
故召見卿等而詢之卿等姑退則當有處分矣行大
司諫韓鎮康堂令鄭義恪持平俞錫煥安允中正言
徐玘輔洪在龍等曰尚度魯敬而賊至凶至惡之負
犯即窮天地亘萬古所未聞所未睹之極惡大慙也
尚度則以鄉曲鄙微之類投呈至愾至悖之疏誣逼
莫嚴莫重之地至今追惟心膽俱碎斷案已成凶壯
畢露而尚稽誅殛之典假息覆載之間神人之憤毒
厥惟久矣魯敬則逆節肆萌抑情仕宦之說沮戲大
禮之訃都是不道無將之心向來放還之命雖出於

世宥凶逆之案亦未之全赦而余眾犯萬戮猶輕卧
斃請下支屬尚全有國之失刑豈有大於此乎輿情
之慟惋曷有甚於此乎今日都憲一疏即至國公共
之忠憤伏乞聖明洞然深思廓揮乾乾斯拿鞠尚度夫
正典刑追律魯敬克伸王章為堂令曹雲承之々大
王王妃殿答曰兩案俱已洞悉退去後當有處分矣
副校理林肯洙之々大王王妃殿答曰處分當下退
俟可也○右相趙重永兩啓賓對既有特命大論又
係懲討而時任堂諫或無端違牌或謬在鄉不請出
牌事俾所在萬々駭然司諫金秀萬執義李莊緒並

施謹削之典何如荅曰依為之○傳曰留院上疏入
之荅大憲金弘根疏曰休致事誠是意外陳勉其功
案當體念尾附事俄於這中已下慈教矣本職許適
○大王大妃殿傳曰俄於這中有所酬酢而此事開
係於莫重故詢及於大臣與登這諸臣矣衆論如一
無異尋如此公共之論何可一向又過乎楸子島荐
棘眾人尚度即令拿來設鞫魯教事終不無商量從
當處分矣○時原任大臣奉朝賀南公輟願府事李
樞判府事朴宗薰李止
淵右議政
趙寅永 駢劄曰臣等俄伏奉慈聖造諭有度敬而
賊當下處分之命臣等愚昧奉若四時相與擢手顯

俟及至慈教頒下度並鞫魯雖有成命敬賊違律尚
斬允命臣等未敢知而賊干犯或有差等而一許一
否有若斟量者然於臣等愕然失备又被冒死而洞
陳之惟殿下察焉憶彼尚度窮凶情節自當盡露在
王府豈向而魯敬抑情仕宦之說是乃不敬於我純
祖也退戲大婚之許是乃無將於我聖母也有一於
此萬教猶輕况其兩業移易不得者乎渠雖臥斃庸
下王章未伸大廷追施自有當律而先朝之聖教嚴
於鉄鉞系國之公設疾若仇誓以我殿下圍揚之
聖孝何補於此賊也若是持難子殿下或以先朝之

終始寬貸有所趨趨而先朝之寬貸特出於一時會
舊之宸衷而亦由事回聖躬與嬖即可以推無物不
容之大德也今日殿下所以處此賊者與先朝時同
乎否乎殿下又或以此賊向經恩者而秩自如有所
未決於銷刻之嫌乎此特殿下冲年御極未及盡婦
女凶壯逆陽而只以先朝之所寬假謂或可恕丹今
於逆輩悉婦之後又有何三思之疑者乎天討不行
則義倫為之斃吁是未定則義理為之悔臣等為是
之懼故附沐浴之義不得請則不敢已伏願殿下仰
稟慈暉之廓揮乾斷大循懷情並降魯敬追律之命

云、答曰終有慈聖下教更當仰稟矣○三司

大憲李

會大諫韓鎮床正言洪在龍律院輔納全圭瑞副修
洪永圭韓定履校理全遠淵任百發應教李晉翼修撰
李正履副校林肯洙掌令曹雲
承前義格持平俞錫煥安允中合辭啓曰臣等猥登
前席相率齊籲效沐飲之微忱謂王章之巫伸伏承
慈教退俟處分即伏見大王王妃殿傳教下者尚
度之設鞠維允羣請魯敬之追律尚斬俞音臣等相
顧愕貽轉益訝惑慈教中有若曰此事回係莫重
故詢及於大臣與登筮諸臣矣衆論如一無異辭如
此公共之論何可一向久過乎又若曰魯敬終不無
商量從當處分矣何嘗衆論抑於尚度則如一也

異辭至於魯敬則有何辜差耶臣等之衷情一倍抑
查矣敬賊之兩案負犯何當厚裝差輕於尚度斬
降一施之天討而噫彼凶言逆節斯業已具慈教之
所俯歸輿情之所共憤也凶如魯敬逆如魯敬而不
即退律則刑政於何可施亂逆何所懲畏乎此以
日假貸則有一日之憂二日假貸則有二日之憂臣
等忠憤愈激疾聲更籲伏乞赫然明斷亟行退
施之律俾伸典刑無或久淹焉答曰已諭於諸大
臣之批矣○院御金左根左尹致廷右李厚庚左
副朴希臺右副徐希源同副李基華啓云答曰已諭於諸大臣之批矣○政院啓

曰昨日大臣劄批傳諭命下之後南奉朝賀傳諭不
即奉行至於經宿事体而在萬之未安臣之職不覺
察不勝惶悚當該注書而當重勘而本院請推之外
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爲之敢稟傳曰令該府拿問處
之○三司合辭啓曰臣等於昨日處分之一乞一鞫
聯陳愚冀冀回天聽及奉批旨有已諭於諸大臣之
教伏見相顧之批評以更稟東朝臣等達宵統廬窳
庶幾快降俞音而尚此斯持此專由於臣等之誠淺
辭拙不能爭格而然也臣等相顧惶惶不知所以仰
陳而竊念罪莫大於忠逆法莫重於懲討苟於是而

火忽焉則臣分幾而民彞數義理晦而邦國危矣可不
不憚我意彼敬賊振古所無之巨慝天慙也一猶可
誅而兩案俱在堯舜漁治之世而渠狃曰抑情仕宦
其所抑情者何事塗筆嘉祥之會而彼乃敢甘心沮
戲其所甘心者何意崇顯之位忽生惡對莫嚴之地
肆為首犯而四年島棘一朝全省純朝聖意惟出於
念其地處曲費造化而竟使凶逆卧斃牖下羣情憤
盪久而莫遏何幸前都憲之疏出而盈庭臣僚合辭
共討將晦之義理自此可明久盪之輿憤自此有洩
尚遲允後殆若難慎以我殿下之聖明或未之深思

耶昔年曲貸聖人一時之權道今日追律王者百世之經法
也且其罪犯罔係到今尤別即宜快施當律以光聖
孝不當畧刻容貸以拂公議伏乞仰冀東朝臨席處
分焉答曰已諭於昨批矣○楠邊司啟曰大論方張
之際冬至副使金正喜永柔縣令金相喜不宜仍置
并令刊去而未柔以經賑之邑久曠尤為可憫令該
曹口傳差出待下批催促下送何如傳曰乞○又啟曰
昨日時原任縣劄批旨傳諭時奉朝賀南公轍處不
為不行至於承旨重推注書拿處之舉矣第念此事
未之前有揆以不行萬一駭然其在宣布王命之義

敬禮大臣之道當該承宣之罰止推絨太涉輕勅昨
日坐直承旨並施譴罷之典不謹未行之該院吏隸
令收司嚴加科治何如傳曰允承旨現若補齊憲李基華○三司再啓曰
臣等敢效沫飲之忱不顧瀆擾之恨今且至再而至
三豎豈可已而不已乎亂臣賊子後古何限而未有
如魯敬之窮凶絕恃者抑情仕宦之說顯有不敬於
純祖沮戲大婚之計自故無將於聖母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國之為國人之為人不過彞倫經常而賊
敬之而素所犯倫彞數敗經常滅絕為人臣而悖逆
如此安得免誅殛殄滅之典乎君讎國賊人得而誅

之若使此賊尚苗覆載之間則臣等固當于磔口高
而不幸鬼誅先加王章莫伸神人之憤將何少洩劇
逆追律自有常憲烏可勒持不施於此賊乎衷情轉
激按抑不得冒萬死更瀆伏乞亟降處分夫正大賊
追施之律焉若曰已論在而批矣○政院啓曰三司
諸臣有時急事直事未詣廟外請對矣傳曰已有東
朝處分退去○大王大妃殿傳曰予意已悉於昨日
途中而殺日商量豈有他哉追念先朝盛德已曲施
於渠家當律坐施至上聖孝不可緩於今日於此更
無可以商量者望啓所論魯敬事施以追奪之典○

答時原任大臣聯名劄曰已有東朝處分矣遣史官
傳諭其疏曰臣等前伏奉更當仰崇之教私竊以為
敬賦窮天之罪今已為殿下洞炳無餘則所以遵先
王之遺訓討萬世之極慙以先聖孝以正王綱者恐
不待滿廷群僚疾聲呼号而况我慈聖照察之明黜
魅莫有敢逃秉執之嚴梟獍在所同赦則奚狝於此
賦當施之律若是靳持有若尋常豐罰之或可酌量
者乎嗚呼在一國之民莫非我先王之所具有我
聖母之所慈愛而乃於此賊斷案已定之後一日二
日沁世至此莫效沫飲之忱全虧懲討之義死無以

抗顏歸拜生無以籍手奉戴而使天下後世事君以
禮者謂今日朝廷無人則臣等之罪萬殫難贖夫上
天以德生物而亦有雷霆之威聖人以道化民而亦
有鈇鉞之怒者豈欲尚威怒而然哉蓋以不如是則
一種陰冷之氣斃敗之類無所畏懼而馴致四序失
其次五常失其叙故耳然則上天之雷霆聖人之鈇
鉞正為此等凶賊設也陛下惟欲以優假之意行姑
息之政不可得矣臣等願俟之餘愛憤轉激慈敢相
率申籲伏願聖明亟降敬賊追律之命俾天討無至
稽滯國綱無至頹弛千萬幸甚耳進止○兩司大羅李翊

會大諫韓鎮辰正言洪在龍徐統韓蘇納金志瑞副
備洪永赴韓定履核理金遂嗣任百納應致李晉翼
備接李正履副校林旨洪掌令曹合新啓噫嘻慟矣
雲承鄭義略持平俞錫煥安允中
自古瓦逆何限而豈有如魯敬之凶譎曩憲濶倫亂
紀者乎平生伎倆無非找人害物畫宵營為都是凶
國禍家兜攪華脰躡蹠崇顯朝家於集至渥其恩也
而不思報效之道忽生憾愆之意乃有抑情仕宦之
說人理滅絕思之膽掉大婚爰定臣民慶祝而敢售
動撓沮戲之計甘處於不道不敬自歸於無君無母
論其罪惡萬剛猶輕而何幸乾道孔昭天討大行追
奪三律自有成命神人之憤庶可文洩而罪止追奪

不足以稱其罪惡剖戮跪斬惟難用於古法濫家孥
籍亦自有於彞典况其凶種餘孽尚且假息書所稱
殄滅無遺毋俾易種者不施於此賊將於何施請追
奪而人魯敬亟施孥戮之典焉○兩司又啓魯敬事
中乃有以下六十一字抹去生死不得抑情仕宦之
說此何等時強抑其情乃敢萌心公肆行口自露鬼
域之情態莫掩梟獍之腸肚况大婚爰定之初即一
國慶祝而集乃陰懷恚怒極其誣悖傳襲於賊裕護
法不賊裕潛蓄包莊和盤托出顯售不滿倡為悖說
動搖沮戲剖案斯著故惟以先朝曲加包貸之處分

言之至有言行不謹之教昭如日星嚴若鈇鉞則其
言凶言也其行逆節也不謹則無將，則必誅其無
君無母之心不道不敬之律歷萬世而掉脫不得者也
况於今日義理尤至闡明而一百八十四字添入鼎
元事盡婦則下三十一字抹去不可一凶身已斃置
而不論請物故罪人鼎元諸子亟施敬配之典二十
六字改措語○義州府尹書目進香兼謝恩副使尹
命圭六月初八日卒逝事○傳曰進香副使卒逝之
報不勝驚惻凡係護送喪行之節另飭三道，臣各
別奉行錄孤之典已有先朝特例處分待闋服調用

事分付該曹○禁府罪人尚度拿來因啓○傳曰推
鞠為之○傳曰委官右相進去○禁府問事即廳肅
雲承任百經金在根俞鎮五○今日推鞠時罪人尚
度原情○傳曰推鞠姑罷○李晉翼洪永圭曹錫兩
趙道淳問事即廳加差下事傳曰允○尚度更推後
刑問一次訊杖笞五度停刑

八月備邊司以金熙華為厲留○傳曰日前嶺伯之
謂有情勢假都事快啓抑何故也若日以近日追奪
罪人事云者於親於法既無株累揆以事体焉敢若
是而度監金道喜施以越俸之典原快啓還下送使

之改脩正以八○禁府罪人許晟具格拿來因啓○
傳曰推鞠為之○鞠廳草記問事即廳金在根洪永
圭減下其代沈承澤趙冕夏差下事傳曰凡○今日
推鞠時罪人許晟原情罪人尚度更推罪人尚度與
許晟面質招辭○鞠廳啓曰今日推案還下時該房
承旨不為陪來以致開坐之差遲該房承旨如或有
故在院承旨當以代房承行而只使注書陪進者揆
以鞠廳萬一疎忽該房承旨施以譴罷之典在院承
旨並從重推考院吏令收司科治何如傳曰凡○今
日推鞠時罪人許晟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七度

停刑○大王大妃殿傳曰鞠廳承行未知嚴重何如
而惟以刑房承旨事言○推案未下之前何敢無端
懸病此不可譴罷而止施以嚴訟投畀之典○禁府
罪人金陽淳翰樸具格拿來因啓○今日推鞠時罪
人翰樸原情罪人金陽淳原情罪人金陽淳與罪人
翰樸面質招辭罪人翰樸與罪人許晟面質招辭罪
人尚度與罪人許晟面質招辭罪人金陽淳與罪人
許晟面質招辭○禁府堂記曹錫亨富平府投畀事
傳曰凡○今日推鞠時罪人尚度更推後刑問一次
訊杖第三度停刑仍捧遲晚罪人許晟更推後刑問

一次評杖第五度停刑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向一
次評杖第七度停刑罪人輪模還囚捕廳○今日推
鞫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向一次評杖第五度停
刑罪人歲更推後刑向一次評杖第三度停刑罪人
尚度捧結案○禁府罪人尚度年七十四根脚段父
成九父美父就大母李石史母美父東運胎生於楊
州上東面長川里隨父母長養入籍居生行凶節次
段美自奉以饑風之野素蓄集穢之性乃於某違反
極之時聞呈誣通叵測之疏旨意專出凶毒句語反
非詬罵最是熒惑貶累等凶言即雲海之所不敢道

而至於為人臣所不忍可為之說而極矣十載假息
三尺久稽今於評杖之下真臟畢露奸案斯著此案
亘萬古所無之極惡大惡也晷刻難容萬副猶輕大
逆不道的宗違脫的只而不待時當日西小門外凌
遲處死事○右相趙亨永劄子大槩敢訟不察仍乞
亟改事入啓答曰尚招錯付不過先妄向做錯况於
卿在無可引之事今此兩陳誠過矣原案既入卿其
安心其跡曰臣素之明慎之譽猥當按覈之地臣屬
詢鞫事臣察主之臣目見凶徒逆黨糾結和應之迹
臣尚不能到底鉤得快伸王章正時拖日空竟無期

臣方憤愧悚不欲生今伏奉推案解幅處錯設委折知入之慈教臣神驚心惶容措無所謹又一考奪於還下者則乃於兩罪人茲尚取供捧傍之剖付者至有互換不察之失矣鞠廷推案至慎至重大有關係處故封鎖着署啓之御前即是不易之例也則其嚴謹如此秘密如此而昏謬之極漫不覺察苟究其罪郵罰猶輕藉曰此事非有緊着於獄情而似此細微亦漏照推致煩自上之提飭則臣何敢抗顏自居於委官之位哉茲附自首之義冀被寬勸之律而第其原案亟命重入俾更啓下千萬幸甚云云○答

金吾堂上

謝同某李縣臣徐念漸

聯名疏日卿等

推考其疏略曰即伏聞東朝口傳下教推案文書錯摺之失臣等不勝滿心悵惶無地自容茲敢陳章自列伏乞聖明聖降威罰以重事體云云○今日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一度停刑罪人許成刑尚一次訊杖第三度停刑○推鞠時許秉原情○傳曰待教前望單子入之李坤落占○刑曹草記大逆不道罪人尚度居生於京畿揚州地而守令勿嚴事曾有定奪以居邑當為降罪而本州有陵寢故不得降号事傳曰乞○以趙秉冕為內閣直學○推鞠時罪

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三度停刑罪人
許晟刑問一次後訊杖第三度停刑○推鞠時罪
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一度停刑○推
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五度停
刑○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
三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
杖第九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陽淳刑問一次訊
杖第十三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若
右相趙寅永劄曰慎節奉慮委官之任許副遣史官
傳諭其劄曰臣受命按鞠已過數旬獄情非無披露

王章尚此格滯臣方慚憤交切而欲無生而第臣積
痼之病閱暑信劇誠不能一日苟安而義在興疾
未敢言私料擲道蒲顛仆為期無辜乎力不從心
崇闈作自四五日來夜則虛滯作疼曉則渴世頻
注僅沾粥糜仍增嗜雜多試疏導祇奪真元於是
頭目為之眩眩神精為之替亂泔如烟霧中人一
或委困遂無自振之勢一或起動眩然有自趨之慮
此實由來已久非可以時日責其回甦也然則臣所
帶委官之任果是何等嚴重詳慎之地而乃以如臣
病狀謂可以聆言辨負綜察爰辭克盡審克之義也

劄懲討之際誠非不足實情如右惶溢轉甚竊敢畧
控短章悉陳私息伏乞聖明俯賜鑑諒仰冀東朝
亟下臣委官卸兌之命以重鞠體以便賊分云云○
傳曰委官領府事為之○答領府事李相橫劄曰
到今精力康旺不須固辭矣遣史官傳諭其劄曰即
伏奉委官為之○命臣不覺惶懼迫隘不知收措鞠
獄按治其任至重雖使視聽明而思慮周者處之猶
惧其不克負荷或有愆誤况臣老躋癯殘夫豈其人
乎我臣在開鞠以後效古人與疾之義隨諸臣赴坐
之後未嘗不參名在按獄之列而由臣眩痺感甚氣

力不加輒不覺數日一赴而雖赴府之時既然哀如
耳目都昏如偶人模樣而每於推案才撤又不覺經
先退還是豈臣固敢如是哉實病使之然耳是猶如
此况加於此而為委官之事則將何以搜發聰明振
攝神爽照檢招供停當啓讞使因情莫逃重案就緒
乎决知其萬々無是理情實如右而以嚴畏之故不
即陳聞致有狼貝則非但臣一己之私憂鞠事關係
嚴慎何如茲敢冒死仰懇伏乞聖慈俯諒此實狀將
臣委臣之任亟賜變通俾公私兩伸焉云云○禁府
罪人金正喜長格拿來回啓○推鞠時罪人金正喜

原情罪人金陽淳更推後與罪人金正喜面質罪人
許晟更推今日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
次訊杖第七度停刑罪人許晟更推後刑問一次訊
杖第五度停刑罪人金正喜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
第五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
次訊杖第十一度停刑罪人金正喜更推後刑問一
次訊杖第七度停刑○鞠廳草記推鞠有命臣等今
方來會判義禁李紀淵病不進無得開坐令政院牌
招進參事傳曰許連○判義禁金箕殷○今日推鞠
時罪人金陽淳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五度停

刑罪人金正喜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三度停刑

○推鞠時罪人金陽淳刑問一次訊杖第七度停刑

罪人金正喜更推○今日推鞠時罪人金陽淳更推

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二十一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

陽淳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九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陽

淳刑問一次訊杖第二十三度停刑○禁府罪人金

陽淳物故啓○兩司

大憲李翊會大諫韓鎮床正言洪在龍徐玘
韓執納金圭瑞副修洪永圭韓必履校理

金逸湖任百經應教李晉翼修模李正履副校林肯洙
堂手令曹雲承鄭義格持平俞錫燮安名中

聯劄答
曰此非輕施之典勿煩具劄曰亂賊後古何限而豈
有如陽淳之窮凶絕悖者我渠以世祿遺裔蒙被國

恩何如而梟獍為性虺蝮蓄毒敢於哀皇同極之時
欲逞悖逆至憎之計指喉凶戾至有逆度投疏之舉
其疏中句語皆有浮狂雲海之逆賜恩之膽掉言之
髮豎渠之綢繆謀訖爛熳和應之跡晨賊之前後招
招辭一吐宗而狠毒之物抵賴為事至於顯戮未
施神誅先加邦憲終未大伸輿情去而益激惡斬之
誅雖不得施孛戮之典豈容少緩臣等謂物故罪人
陽淳亟施孛戮之典斷不可已也云云○玉堂劄子
大槩縣陳憤愧之忱冀際處分事入啟其原疏曰亂
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陽淳之至凶絕悖者哉

噫渠以世標之喬忝在卿宰之列全無報效之意反
悖凶禍之心乃於恭嘔衣皇之時陰嗾妖戾潛募凶
度投呈誣逼之疏專辭詬罵之語此誠雲海之所不
敢道者也渠雖欲百計掉脫戾賊之口招斷業已著
翰模之面質真贖畢露其綢繆和應之狀昭不可掩
而奈其悍毒之性甚於虺螫頑忍之習浮於豚魚專
事抵賴瞽不鞠欵不幸鬼誅先及顯戮未知神人之
憤容有極我臨斬之律雖不得施孛戮之典不容少
緩伏願聖明仰察東朝亟大臺請物故罪人陽淳施
以當律以洩輿憤大伸王章云云答曰已有兩司之

批勿煩。○兩司大憲李邦會大諫韓鍾原曰言供在
韓定履根理全逸閱任百經 應教李晉翼脩撰李正
履副校林肯洪掌令曹官承鄭義格持平俞錫煥安
中合新啟云：請物故罪人金陽尊正施孝戮之典。
○今日推鞠時罪人許晟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
三度停刑仍捧遲晚罪人金正喜更推後刑問一次
訊杖第五度停刑。○推鞠時罪人金正喜更推後刑
問一次訊杖第七度停刑罪人許秉移送秋曹。○禁
府晟年六十五結案白等其父洵父其父礪母李石
史母其父東岭並故胎生於京圻廣州草阜面西水
頭里入籍居生行凶即次段其本以饑凶之賤素

蓄梟獍之腸平生伎倆不出規利而盪榮畫甯經營
罔非禍家而凶國噫彼尚度庚寅凶疏即窮天地巨
萬古所未有之極逆大慙也。○當宋國衰皇之時敢
售誣逼莫重之詎句語凶憚情節悖逆實是不忍道
不敢謂是白去乙矣身亦豈非朝鮮臣子而始也受
指陽淳綢繆誹為莫逃跳踉之情狀終焉募出尚度
指揮和應自綻爛熳之形迹露名投疏者雖是尚度
而指喉嚨惡者即矣身匿形授意者雖是陽淳而奔
走使喚者亦矣身也况疏草之相對点擡委往質改
莫非矣身連腸接肚之真臍剖案則亂臣賊子從古

何限而豈有如美身至凶絕悼者乎覆載難容曷刻
莫緩譚廷同忝的宗違脫的只罪不待時當日西小
門外凌遲處死事

九月備邊司啓曰即見義禁府草記則保放罪人李
奎鉉行查一欵令廟堂稟處事允下矣輔啓請查原
係飭禁而宰臣事体有異守宰依府啓令該都守臣
行查登聞後自該府勘處何如傳曰允○推鞠時刑
人金正喜更推後刑向一次評杖第九度停刑○禁
府大逆不道罪人尚度子翰模錫模學模當日昆治
覘處絞事○答右相趙寅永劄曰所陳實出於審克

斟量之義當有所忝的美遣史官傳諭其原流曰臣
於今番鞠事雖以脚疾間解委官首尾忝坐逃獲其
情在此輩排布之源委和應之脉絡即亘古未有之
劇慙也蓋當庚寅上下崩迫之際惟此一種不逞之
徒謂此時可乘機出尚度至惜之疏外托論人內售
詭天而終不得有逃於我先王日月之明至有狎非
朝鮮臣子之下教則在今東朝處分滿廷臣僚之沫
血飲泣又烏可已乎第其露名而投匭者逐度而彼
不過鄉曲一蠢者耳苟非賊員逃患指嗾則何能
辦此而度非戾所可動得則不得以陽厚之措意

誘脅然後可以信從故度與晟共和此事出於陽淳
而供招之所昭載也至於正喜之指意傳革唯獨陽
淳知之者在晟當以陽淳藉賣在陽淳不必以正喜
藉賣也然而陽淳之頑拒屢訊始引正喜者從者外
面唯若嫁禍求生之計其案則渠供所謂已故之李
華兒中間作榜云者自不免和盤托出掩諱不得也
此非渠鞏園子中打成一尺者則傳聞之人何以知
李華兒之有此干犯耶特其不敢自證者以其陽若
自證正必反證均為同律之歸以至抵斃不輸也使
逆窩罪首之知正喜者敢籍證援之中斷左支右者

期欲棹免吁亦凶且狡矣雖然臣聞獄者天下之平
也有曲有則不容士越或法可議當而情有未盡或
情合置辟而法在必雷則繫付之逆疑者即所以參
酌於情法之間也今此正喜之悖節凶番固不待究
詰而對質取證既無其所鞠例加訊完決無期是豈
聖朝欽恤之義哉臣既抱此區區不敢不一陳於聖
明案非臣全昧懲討之忱或忽逃漏之慮而然也直
以微体至嚴法理至重有闕於有國刑政之不可不
慎也伏願殿下仰稟東朝亟賜裁處云云傳曰緣
見右相劄本則獄事之脉絡肯綮甚是昭著固當連

加訊推而證援已絕盤覈無路且大臣之獄体與法
理為重縷、陳說者案是公平明正之論其在後疑
之義合有減死之典鞠囚罪人正喜大靜縣圍籬安
置○傳曰推鞠撤罷○兩司聯名劄子答曰既已酌
處更勿爭執其原劄曰嗜噫痛矣正喜之罪可勝誅
哉尚度向來一疏即亘萬古所未有之至惜絕悖極
道大慙也苟有與此賊網繆謀議爛熳和應者則尚
度之外又一尚度也梟獍之腸肚相接鬼域之情狀
叵測覆載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誅也今此正喜之
名出於陽淳之招陽淳所知之人何限而乃以渠指

的蓋其調禦和應與陽淳打成一片故也其陰私之節
凶悖之品屢次嚴訊無幾露出而奈其賦性狼毒兼
以頑悍左支右吾一向抵賴其忍杖不服之狀尤為
痛惋圍籬安置之命忽下於此際心不仰認我聖上
欽恤之德音而渠之尚違攸司之律已切失刑之歎
而今又於度賊函疏脉絡昭著而不克嚴覈有此的
處則揆諸微體有滂網之憂論以邦國有解紉之慮
臣等謂圍籬罪人正喜更為設鞠期於得情決正典
刑云、○禁府謀逆同案罪人晟子榮當日尾沿規
處絞事○合新啓噫嘻痛矣世憂日生亂逆層出以

至於今日正喜而極矣賊度之庚寅凶疏卽萬古所
未有之極逆大慝也然而露名以投疏者尚度也暗
地授意者正喜也指使而極出者嚴賊陽淳也而因
人傳單者正喜也正喜情節陽淳知之故陽淳之指
辭正喜出為其源流脈絡照應貫通而和盤托出昭
不可掩集鏡之陽壯相連鬼域之情狀巨測覆載之
所不容王法之所必誅也奈其賊性狠毒兼以頑忍
屢次嚴訊一向抵賴凶昏之圖陰秘之迹終不輸款
而敢謂援證之中斯期欲自作之掉脫者在極痛惋
更加嚴覈明正其罪一時為惡大僨之劄蓋出於嚴

獄體重法理之義而乃為此減死安置之命臣等聚
首愕眙竊不勝憂歎之至我皇上欽恤雷克之德意
臣等豈不欽仰萬：而深之尚逕收司之律已切失
刑之歎况是今獄之逆裔也罪囚也而終不克嚴覈
遽爾酌處揆諸鞠体有漏網之憂論以邦憲有解細
之慮義理方明而更晦隄防莫嚴而將壞亂臣賊子
無所懲戢思之及此寧不慄然而心寒哉請大靜圍
籬罪人正喜必令王府更為設鞠得情夫正典刑云
云○備邊司啓曰卽見開城留守徐左輔狀啓則以
為因保放罪人李奎鉅囚拱有行查登聞之命而事

係交承循例行查撥以事面宗難自當請令廟堂稟
處矣前任行查之後官引嫌宗出於朝廷忠厚之風
而判付舉行事体自別不置以此仰煩登聞且考正
廟庚戌閏西道臣沈願之先朝戊辰嶺南道臣鄭東
觀俱以交承亦當行查今此松營事似無異同依前
判下即速查啓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西司合啓正
喜事中設鞫下得情二字抹去○大臣引見時右相
趙魚承所啓近來祠院之弊宗難縷陳而凡初設與
退配等節之俱載朝禁除非通國之公議承世之儀
論則宜不放違越而第此事既係前賢之尊尚又關

多士之企願故每不能一切總遵誠為慨然况闕散
無賴之輩假托佞名憑藉求請敢售挾雜之習者比
比有之尤當禁斷者乎已往雖不可論更以此申嚴
於京外齋祭俾各勤守飭令毋敢毀劃事分付何如
答曰依為之又所啓徭役之不均非但列邑為然即
亦都下較甚臣曾經部官明知此弊又明知受教之
可據者故敢此仰達矣昔在正廟丁未有座更厘正
一依英廟飭令事下教其時定式自宗臣一品卿宰
輔吐以下家座次第事申明矣挽近以來紀綱蕩然
凡係士大夫家此等舉行尚矣無論雖負役輩族屬

苟有囑托舉皆免偏苦之役疇及無告以至守陞
之事有名無實均非之政摠改虛套典憲所右實為
寒心自今為始一依舊式施行如有不遵朝令者士
庶則自各該部及京兆徵治朝官則草記論罪以為
均役之地而如是之後又復因循視若文具慢不察
飭則當該部官外京兆尹亦難免勅以此分付何如
荅曰依為之又所啓行大護軍徐憲淳知中樞府事
李若愚並脩堂還差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進賀
正使又以親病辭通矣拜表不遠不可不急速差代
政官牌招開政以無故人差出事雖以前之正使言

之固知京病難強出於萬不獲已而一疏朝飭之後
又煩再懇者揆以往役之義亦涉未穩此路一開有
闕後弊知敦寧朴永元逆重推考何如荅曰依為之
○傳曰前松留爰辭俱有糸理京不足行查而宰臣
外司事体有異似此之言奚為而至哉保放罪人李
奎鉉削職放送開留疏以前留守李奎鉉編啓行查
事拘於交承不欲查啓至請通故云
○傳曰淑善翁主墓遣內侍致祭朴忠獻公祠版
遣吏曹參判李昂臣致祭○以徽慶園親祭時亞猷
官以下別單傳曰亞猷官判府事朴宗薰終猷官右
相趙宗永各內下大詔皮一令賜給贄礼行大司憲

李義準大鹿皮一令賜給典祀官奉常正柳榮河園
司參奉洪明圭祝史朴來萬齋卽沈承澤各上弦弓
一張賜給執祀李晉翼加資執尊任百經園令尹榮
遠並陞叙大祝李埈參奉洪明圭並陞六贊者李義
鏞李東柱謁者趙永紀安祥俊贊引洪大仁金穆淳
祭監之察崔在輝韓龍源並兒馬一匹賜給其餘負
役守僕等施賞○傳曰祀房承旨金東健加資○秋
到記講取幼學韓應厚製述進士朴敷默並直赴殿
試○大諫李在鶴疏畧噫嘻判府事李止淵吏判李
紀淵奸人也凶物也一則遊士友之末生涯只是酒博

寄托齋學之間伎倆不離騙儉面占科第莫顧廉恥
畢竟指目言之鄙悖惟其為人狡黠誓謫工於窺覘
善用機術醜然而目能事捍圍之薄記是醜世以似
是之論發言便偽因人以不側之計遭會明時過被
拂拭隆渥厚澤冠於朝紳蓋報之誠宜倍於人而若
固有之愈切驕濫駘、此門戶稍成則遂敢蒐然自
大漸使手勢善類之不欲納交媚嫉而擠陷之異趣
之惟知逐臭援引而黨徒之貪天為功偏估恩德暗
地陰傷自顯威權得敵其心榮利隨後才忤其怒阮
坎在前疇毒賊射揣摩衾床藪無不中捷於影鄉音集

吟鏡荅唱和負愧事無不遂逞其願欲於是乎鉗制
一世恣行膏髓剗注用捨倡為莫越台說之論而台
說之者自其口而出也謹言直詳休以嘗試挾雜之
目而挾雜之者恐其身之觸也朝象安得不溴敬言
路安得不壅闕乎豐其衣食贍其財用則賈鬻官爵
翻竭台貨營厥塚墓廣厥第宅則覬覦禁地鏹掃殘
戶典之分利貪藩瀆俾博得褒譽稍欲節爰廉官清
吏即見黜逐民生由是而困悴人心由是而走背富
民賞典援特教而為例退吏詞訟措清脚而分付相
業之露出真面令人代著御真奉安所重何如而望

布樓改建工費敢言不煩徑用私財磨勘私財果從
何出而國賦之虧損更無餘地本領之傾詭莫掩做
錫之破綻如此滿朝側目置出位憤八方扼腕以為
私惡而素無忌憚貪饕不已父子兄弟至蔭仕而拾
芥清顯埃戚姻婭豎武班而級便臃腫奄成一門朝
廷坐享諸路輦輸果有何勞勩事功消受此大福祿
而造乎決知無其理則只是天生大奸厲種至凶禍
我國家亂我世道流毒之深殆有甚於兵燹之連饑
饉之荐實亦一番氣數之若不可免者而念其濟惡
稔惡三十年于茲矣推之天理參以人事固知自速

殃咎殄滅無遺而朝廷寥々遂無一言為殿下陳暴
則後之說今當為何許時也孔子去一亂政大夫魯
大治今此奸凶不特亂政而已又以此止為一大夫也
豈可尋刻容置於廊廡之上尚斬而觀之誅戮愚衷
而激冒死仰請伏願殿下仰東朝廓揮乾斷判府
事李止淵為先施以門黜之典吏判李化淵為先施
以遠竄之典二罪而域內咸服焉云々答曰李判府
兄弟嚮用之久何如委任之專何如而爾乃容易論
斷所論之得失姑舍豈有如許朝躡手極為駭然爾
則施以刑削之典○併換沈承澤疏畧即伏見大司

諫李在鶴疏批下者即施刑削之命矣臣取見其疏
本即論判府事李止淵兄弟稔惡積久以致國事之
危亂歷舉始末陳其奸凶之狀噫是誠一世之言也
惟其威成勢立觸之則碎舉懷切齒之憤亦畏脫口
之禍莫敢誰何而在鶴能言之真不負臺閣之責而
朝陽之鳳政謂是耳殿下不嘉獎而翕受之乃反摧
折太甚臣切慨然噫嘻止淵兄弟之奸之凶之實在
鶴之疏槩略舉之矣同朝之知之也加詳於在鶴八
方之嫉之也有甚於在鶴國人咨曰萬口一辭而臣
於今番獄事以後益痛其奸凶之毒無不至也噫彼

翰謨為訴其父之事抱伏相府則十餘年間何時不可而前乎未聞後乎不為獨於止淵為相之日始乃造門見紀淵得其寃譬婦詭鄉里若有所恃尚度數捕之後最賦自知不免則分日連夜往見止淵兄弟問策授計酬酌播於一世及其逮囚之後忽以鞠托所無之說忽地做謊自唱自和必欲網打縉紳素不相能者舉將置於橫羅搢隨之中安排已定陽示延蔓之爰形迹欲掩傍布莫助之歎不待炳爇幾指計自露則隱然退而德色要滋疑眩究厥心腸由前而果禍也由後而亦果禍也奸之懣毒凶之曩戾吁亦危

且師矣延接翰模倣終成賦維不可曰必有隱情於本事而實亦出於著作奇貨逞其膏臆則何敢越此朕然厭然掩之與諸賦初無相關者然乎輿論台憤於是乎愈益激切此所謂善用機術能事押圍誣世凶人之平生伎倆大奸至凶之情節而今畢露無有餘蘊容奸色凶決也聖朝之事臺閣謹正之論烏可不採納乎伏願殿下亟收存鶴刊削之命仰冀東朝亟施止淵兄弟以在鶴所請之典不勝萬幸云云荅曰爾言深於一節是何事也施爾以罷職之典十月大憲李義準疏畧臣聞國之有言路猶人之有

氣血言路之開閉而國之治亂係焉則日前諫長儒
臣顧何罪而遽加推折之乃甬也臣竊為殿下惜此
舉也噫彼李止淵李紀淵即是兄弟是好古之尤者
也蓋其貪度謠譎壞亂效從之許多罪狀有非罄竹
擢髮所可輸盡而在渠輩猶屬薄物細故耳寂是今
番鞫獄時事尤不勝驚心痛惋之至促膝凶賊酬酌
早播於彼遠之前攘臂稠座請張至及於受招之外
者要不出網打之計而休戚之地耆舊之列舉欲情
之搆陷之中始謂此時之可乘終焉凶器之莫逞則
維其白地翻幻時售或及自以謂人可欺乎手脚不

攬荒亂情迹自掃破行其前後所用意安抑則一
則延累於人一則嫁禍於人未知其所欲延累者何
人所欲嫁禍者何人思之及此豈不萬一悚慄乎小
人用事猶有陽消之惧天討之所亟行也况此奸凶
非特小人而已又况目下敗露不可晷刻容貸公叔
之戮猶云晚矣伏願殿下亟收兩臣削職之命李止
淵兄弟亟施常勘之律以開言路以正國是焉云云
荅曰卿言之如此又不知何故也本職許遠○備邊
司以李翔會為水原留守○大諫黃執疏畧臣伏見
臺章壹疏之批下者竊不勝愛惑之至噫李止淵兄

第平生心迹許多罪狀諸臣章疏并已屢陳臣不欲
置床為辭而至如鞠獄時事聞之駭惋思之危怖網
打二字即其題目而凶賦之延接也鞠指之翻幼也
俱是二字之註脚則所執而論列者指其情迹之易
露也所擬而陳請者舉其台訟之莫過殿下安得以
掩覆之又安得以寬賞之彈文才撤殿命軌降堂閣
之以言獲罪是豈聖朝之美事也哉且殿下設以其
言為不可則在禮遇大僚之義不止削罷之典苟以
其言為可則在優待言臣之道不當有削罷之舉而
而度聖批中雖或無一可之辭亦未嘗有不可之意

而只觀處分終涉過之云云置其言於不可之間也
豈不有欠於大聖人明示好惡之意乎伏願殿下亟
收臺閣削罷之批仍施李止淵紀淵兄弟當勘之律
一以開言路一以循輿情云云答曰甫以前後批古
謂在可不可之間而甫言則是曰可乎曰不可乎未
可知也○掌令趙完植疏畧憶彼李止淵紀淵兄弟
大好凶至貪度移惡之狀一國之人孰不扼腕憤嫉
而特畏其薰炙之勢莫敢誰何者諫長能言之則殿
下所宜嘉獎而乃反譴罷之至於今番鞠獄時事尤
極痛惋嗚呼其網打之計講張手諸指之外休戚者

舊之地必欲搆誣而擠陷之其所設施吁亦凶且巧
矣而及其情迹敗露手脚謊亂白地設謊謂人可欺
究厥心腸莫此嫁禍而連累思之及此毛骨俱竦儒
臣洙飲之清特出明張之義則殿下所宜允從而乃
及斥罷之乃者都憲一疏博採台共之論竊附直救
之忱而辭嚴義正有足使奸凶知懼則殿下所宜開
納而乃及違斥之不料聖明之朝乃有此過中之舉
遠近觀聽莫不錯愕此臣所以仰屋吁歎中夜無寐
者也伏願殿下淵然深思赫然改過亟收諸臣劄罷
之命夫施止濶兄弟且勅之律以為開言路正邦憲

為答曰此亦直救乎

○王堂

副校林肯洙
惟撫趙秉恒

聃名疏曰即伏見大諫黃秋直救之疏竊不勝萬
愛歎之至望臣儒臣之所論列奸凶即國人之言而
特諸臣先發之耳其乘禍誣人眩惑幸亂之罪是豈
可畧刻容貸而乃殿下及眾言者過加摧折已有欠
於翕受之聖德司直之地固當峻發台義齋詳迭討
交章力救清收反汗而今此秋疏之措語古意全事
叵測假托投匭敢售常試直截明張尚矣無論疑亂
扶雜寧不可痛况以前後批旨肆啟容畧可否者急
於迷藏自化無嚴此而不嚴加處分誠不可以折奸

萌而間言路矣臣等職忝論思憂憤轉激側聽
不容泯默臣等謂黃秩亟施竄配之典斯不可已雖
以掌令趙完植事言之最晚一跡撮拾陳腐迹則著
於疲軟情難掩於顧瞻貽羞臺閣莫此為甚掌令趙
完植亦施刊削之典宜矣若曰不足深責矣○大王
大妃殿傳曰予於魯教尚度置法之後追念往事起
憾者多際有三司諸臣臚列李止淵兄弟罪狀予之
十餘年隱忍在心者自不覺觸發于中有此洞諭之
矣嗚呼丁亥代聽天之徑地之義也彼止淵兄弟亦
豈有不滿之心而特以不輩平日無事不窺覘無事

不主張之習獨以此此無以貪天為功則乃於一政
一令間輒敢誹謗該訕此是從古小人脅持要進之
一套心法而以我翼宗英明察其奸凶并黜于外以
其大朝嚮用已久不置顯戮亦我翼宗仁孝之德也
渠輩始知懼恟粧出一左右無當之跡自抵歸化而
手脚荒亂情態閃忽潛計欲逞於漫滅罪祀自歸於
甚聞翼宗益察情狀益切痛惋言於予者亦屢矣渠
輩腰領烏可得保乎嗚呼庚寅以後萬事滄桑欲提
則只增疲憊失朝盛德全以全保為先且值朝廷承
乏斗筲或取依舊進用苟容至此拜相居銓無一可

觀循私蔑台去益專擅諸臣之詳討以此而不以彼者踈迹典籍進或有未及詳知而然耶今罪二人不可遺本而舉末判府事李止淵吏判李紀淵并放逐鄉里○傳曰吏判有闕代上護軍朴岐壽除授○若時原任大臣駙荅曰以其負犯宜重律而慈念之深存斟酌於此予有仰認亦豈不仰軀乎然而卿等之言又如足歲正當更焉仰稟也其荅曰臣等伏見東朝殿下昨下放逐罪人李止淵兄弟處分傳教則首尾屢而餘言歲正詳悉凡其前後負犯之為天地所不容朝廷所未及以者皆已莫逃於日月照燭之

明至於授受之際悉之問于係如此減百萬古所未有之逆愆也臣等相顧憤惋直欲無生而又於我純朝全保之意翼考仁孝之德自不覺掩抑愴慟詳渡交進然而此猶屬罪惡未彰時也臣等愚昧知不足以炳幾勇不足以折姦致煩我東朝殿下十餘年隱忍之聖慮則臣等之今日詳討亦云晚矣第念為人臣而有此罪名矣但無將不敬之律而已茲近日三司所論諸条特不過皮膜之摸而德功之察耳臣等不便更煩臚列而莫歲者臣分也莫重者王法也夫以此罪人之罪而只施及逐之典則何以明君

臣之義淺神人之憤貳殿下於此雖欲以山藪乞荒
之量曲加誣貸有不可得也伏願殿下仰稟東朝廓
揮乾斷亟行天討焉○答兩司聯名劄
大是洪敬謨
大東李昂臣
執義李埈持平俞象煥司東全
遂淵獻納李正履正言俞錫煥曰已諭於諸大臣之
批矣其劄曰仗以奸凶之專權乘禍從古何限而豈
有如李止淵兄弟之從恣擅弄者乎噫嘻朝家之嚮
用何如委任亦何如而不思報效之竟徒懷貪度之
心畫宵徑營惟在戕人而害物平生伎倆閃閃凶國
而禍家壞亂世道誑誤人心威成勢立以至三十年
之久同朝劫齒舉世門戶而至於今番鞠獄事言之

延接翰模投計戕賊之端掩於蔓延意專在於嫁禍
謂時可乘必欲網打究其情跡吁亦危怖而悚慄矣
顧此許多罪案已有罄盡於諸臣之疏臣等不必絮
盪而即伏見東朝處分下者尤不勝驚心痛惋噫丁
亥代聽以後以原輩平日窺覷主張之習不敢肆其
專擅恣弄之意甚至於有政令之譏訛憚計之甚間
甘自故於大戾則自生懼恟糶出左右無當之疏欲
逞其陰險之圖以冀考察奸之明悉燻其情狀而特
以仰体先朝全保之盛德不登之顯辟渠輩若有一
分秉彜之心自當休畏屏息之不暇而依旧放肆覓

攬愈甚今於慈教洞諭之後前後罪犯昭著無所斷
案已成輿憤羈盜廷有三尺焉逾常憲此不可放逐
而止伏願聖降處分夫施膏勅之律云：○答玉堂
劄曰已諭諸大臣之批黃趙兩人事已有前批矣其
劄曰噫噫痛矣李止淵兄弟之罪可勝誅哉專擅權
柄誣認世道威福自作鉅制一世機度之善用足以
欺人闔捩之能事徒懷營私用舍之權惟意所欲乞
端之感莫敢誰何其晝宵經營不出戒人而害物狡
黠手段都是凶國而秋家同朝之側目有識之扼腕
厥維久矣而至於寬言稱橫搜計最賦乃敢倡為謔

說必欲網打緝紳言其計吁亦危矣三司之臣交
章請討寔出公共之憤而前羅相繼命音尚斬臣等
相顧愕然不勝抑盍及伏見慈教下者首尾屢百言
歲於斧鉞凜若霜雪奸凶之罪狀益加彰著矣嗚呼
丁亥代禱即天地之常經凡厥含生之倫孰不攬手
延頸而深望抑何心膈頭懷不滿之意敢肆譏訕轉
售者持之圖兄唱弟和如鬼如蜮以翼考察奸之明
体先朝全保之德不加顯戮得保腰領在深幸莫
大焉而奈其窺覷之舊習不悛嗜毒之奸計益著不
思報效曰有忌憚能攬權要循私蔑公歷教前古豈

有如此奸凶尚今愜息已極痛惋東朝處分洞論無
餘則前後詳討猶屬薄物細故而罪止放逐失刑莫
大國無三尺則已至奸巨慝之如上淵兄弟者豈可
一日容貸於覆載之間乎伏願亟降處分名正其罪
至若黃袂之常試艱亂趙克植之顧藉貽羞不可以
不足深責有所希恕請依前疏請並施當律焉云云
○三司合新啓噫嘻痛矣李上淵之罪可勝誅哉本
以儉邪之性濟以狡黠之行能事則我人虐物伎倆
則凶國秋家陰園陽押惟機術善用畫宵揣摩以窺
覷為工而遭逢盛際之必拂拭則於是乎志滿意得

與恃第而同惡相濟一涸奈大背公設而鉅制一世
門戶熾興資歷華臚以至於厠姪三事之列則隆恩
厚澤於澤若偏苟有一分秉彝宜思百倍而報而其
奈妖性難化驕習愈滋世道安得不壞人心安得
不誑諛乎至於今番獄事言之近接翰橫綢繆最賦
安排用意專在於近累嫁禍要不出網打之計究其
所誣寧不悚慄而痛惋者哉此已足渠回救之罪抑
又有大於此者噫丁亥代聽即是天經地義而以渠
平日窺覷主張之習亦不敢貪天為功則政令之間
顯肆譏訛竟乃自知惶恟手脚謔亂糴出左右無備

之一疏欲逞陰險之蓄泄滅之權計將售基間之重
犯莫逃此誠亘萬古所未有之逆惡也斷案已成覆
載難容而以我輩宗大王察奸之明悉婦其情狀薄
黜于外不置顯辟者豈出於仰体先朝全保之盛德
也嗚若有人心人理固當休畏屏息而不復曰習放
肆愈甚由前而有擅權樂秋之罪由後而有縱恣矜
惡之罪干係如此負犯如此三尺之律不施於渠其
可曰旺有常憲乎請放逐罪人李止淵為先施以中
途付處之典口兩司令新啓噫嘻痛矣李紀淵之罪
可勝誅哉性本凶惡行又曩憲外面則不離騙儉

之惡習指意則罔非一之苞莊楚攬華廳席乃兄
而愈益驕濫縱恣膏臆鉗一世而漸使急勢曰念聖
朝拂拭之恩積有平日貪戾之心同朝之指目已久
舉世之扼腕亦多而此猶屬薄物細故耳以今番鞫
獄事言之接翰模而寬贖：者何聲與是賊而授
誅：者何計情莫掄於逆蔓意專在於嫁禍自唱
自和期欲網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噫丁亥代藤
以後渠之兄弟乃行政令之間顯肆誹謗甘自啟於
大戾則自在惘惘瓶出左右無當之疏欲逞其凶裔
者與乃兄一而一者也惜計將售於泄滅重犯

莫逃於基間而以我純祖全保之聖意翼考仁孝之
盛德雖不孟辟於當時今於罪惡彰露之後以若巨
萬古所未有之逆慙豈可使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
乎請放逐罪人李紀淵亟令王府設鞫得情夫正典
刑焉○院議左副承全公錄右副承洪祐誌啓曰昨伏見慈教下者有
李止淵紀淵前後罪犯已悉於諸臣疏劄而其所臚
列諸条薄物細故身至若授受之義天地之經渠柝
何心敢肆譏訕顯有不满之意此誠亘萬古劇惡大
慙也雖以我純祖全保之意翼考仁孝之德曲加涵
貸俾保腰領而奈其日習不悛惜許莫違窺覷專

擅無往非奸為人臣者有此罪死固不可一日容貸
於覆載之間而罰止放逐失刑莫大臣等職添近密
憂憤糊中茲敢相率聯籲伏乞聖慈與情共施當律
為答曰已諭於諸批矣○傳曰今雷雷異忽在收蔵
之節甚是驚悚其在脩省之道宜有警惕之舉自今
日避正殿減膳三日○大王大妃殿傳曰非時之雷
在極異般此是災異也上天示警必有其故則專由
於未止人不能振屬於政令之致也豈不惧悚之極
自今日減膳三日以寓一分畏禍之意也○院議啓
曰是月即收蔵之節而異般之異何其答也蓋災不

虛生必有所思不可以誘之於適也而不思所以恐懼
脩者應天以崇之道也殿下試看今日之象治乎不
治乎紀綱解弛而若無振刷之聖黎庶倒懸而寧多
殿屎之患推此以注有不可一、指陳而朱夫子所
云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者殆不幸迫之矣此莫非群
下不能對揚聖德闡發休治之罪而臣等死罪亦以
謂殿下樞實之政猶有所未盡而致也噫聖德莫要
於典冬而不無一環之歎勤政寔在於臨治而或久三
畫之接未知茲護幽獨之中恒存畏天之誠庶忽
日省之念歟惟以目、懲討事言之三司諸臣聯陳

沐浴之章而俞音尚、天討未行皇天警告又安知
不由於此歟伏願煥然兢懼振振作之道益樞消拜
之方焉答曰爾等所陳皆切實當體念矣○答兩司

行大憲洪敬謨行大諫李昂臣執義李所司諫金逸
洲掌令洪重慶持平曹禹承俞象煥正言金錫煥

聯劄曰所陳甚好當體念而尾附事已有前批矣其
劄云○答右相趙寅承劄曰非時之雷果其驚悚
際見卿劄所陳切至豈不體念至於引咎則誠萬、
過矣卿其安心焉其劄曰輔相之職在於變理調三
光以順軌則收二象以贊化育莫非為分內耳苟有
不時之乖於非常之災孽則殿咎有歸故闡考我家

故事前代舊典三公之以災沴疏陳策免者皆可
數也蓋以其職至重非其人則致其咎之由不
可不斥罷之也即者惠殷之聲忽於收藏閉塞之
月上天之告戒既深重宸之警惕方切臣等未敢知
此時此災何為而至也顧今慈化際天濟八域之賴
仰聖德懋時基萬年之肇固一團恭和洋溢薰蒸宜
以感召百祥消除衆眚而乃有此反常之異者抑如
臣無似專當句軸調羹之責尚矣無論畏錄之懼量
之已久而畀付恰周春日報效無一可稱凡在朝象
王綱國計民憂以至公留趨尚之日卑日渝者苟欲

厯陳摺不勝屈苟求其本臣宗當之臣於是雖欲強
辭而不得矣殿下於是雖欲曲恕而不得矣為今
補之道只有臣引以辭免而已不如是則其何以答
天譴而回天眷乎伏望聖賜黜退改卜賢德以幸國
事為臣方自訟之未暇更何敢刺口飾舌而曷愧取
又此觀綏惟殿下察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幾微萌於方寸乎應捷於捧鼓故聖人所以應
天者以宗不以文以誠不以辭良有以也今我殿下
盛我東朝殿下遇災側身恐懼省之意溢於告教
臣固欽仰贊歎有以知自強之誠上格天心而臣愚

死罪竊以為此亦文與辭之備例者可若謂之誠案
對越之真正義諦恐或未也易之乾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其三四二爻連以進德脩業垂訓者即
所以自強不息而為奉天者也經之言天聖人之言
奉天莫有先於乾之繇而其丁字諄復深切著明不
出於自強不息進德脩業三間則今殿下應天之以
宗與誠者豈有過者此哉然而欲進德則非脩業無
由也欲脩業則非與冬無由也而其要在自強不息
也臣始以近日言之經進之停便作常課召對三接
不過循例自上之講讀多輟在下之討論太畧一日

二日悠泛如此尚何望乾惕緝熙之功而其於乾健
之象不亦遠乎臣妄自思惟又竊謂履繩之勤御愈
於避殿方冊之頻對勝於減膳者即曰宗曰誠在此
不在彼也臣之以講學仰勉當屢矣特我殿下以生
知之性不世出之資或謂聖賢事業不必有資於冬
遂以似此之言歸之陳腐庸常一切不概於聖意耳
然臣今告去不容無一言而捨此言更無可以為言
正所謂念在茲釋在茲者也伏願殿下綏自今大奮
聖志益勵聖工以盡應天之方則臣惟速填却壑亦
萬、無所恨矣云云○三司合辭啓曰臣等敢將李

止淵紀淵兄弟振古所無之罪犯先以劄陳之次以
啓緇之齋聲共討今已三日矣誠不足以格天心辭
不足以感至尊宸聽愈追俞音尚斬東情抑塞徊徨
跼踖尚何敢更為煩陳而凡今臣等之請義不可止
一日不準請則國不可為國臣不可為臣等之連日
仰瀆者亦出於臣分之所當然嗚呼周刑十惡虐用
五刑所以象魏之懸法而亂賊之知懼者也噫彼止
淵兄弟之罪已盡臚列於劄啓而寬譬輪換授計最
賊乃敢白地做謀又欲嫁袂於人者亦是人理所不
為固難賞之勦棄而日昨慈教嚴正惻怛凜如霜雪

洞諭羣下之所未及知者於是乎贊盈之罪彰露無
餘而益無逃於覆載之間矣噫丁亥代聽即天地常
經而渠輩抑狎何心踴懷不滿之意敢肆譏訕挺出
無當之詖轉售葢罔渠若有一分人心知王法之可
畏則豈有此無將之習乎以翼考察奸之明佞純祖
容物之德薄黜于外不登之辟在渠輩息莫大矣而
不思畜報因有忌憚窺覷之習不悛我害之奸計益
著上于天紀下數人變負犯如此罪惡如此而若違
於王章豈可曰國有典刑而臣民之憤惋容有既乎
此臣等所以疾聲屢籲不得請則不敢退者也伏乞

臣許臣前日之請放逐李止淵為先施以申達付處
李紀淵設鞫得情云云答曰已有處分矣勿煩○答正言
趙完植疏曰不見合啓之批乎勿辭奉職其疏畧曰
臣日前之疏直出直救之忱而病且昏瞶晚始登徹
言訖拙訥文辭庸淺雖不足以仰格天心而若其區
區之愚不外願忠之誠而已論思之地連章請謹謂
臣以疲軟責臣以顧瞻臣滿心慚慙無地自容臣於
請謹之章不容贅他而忠憤所激敢此尾陳噫嘻李
止淵紀淵兄弟作福作禍家國因之伏大臣三司
連章請討而尚斷旬允之音未行無將之誅降茲

惠之之弊忽茲於收歲之節定不虛生必有所名則
噫彼止淵兄弟負犯何如而尚保首領於覆載之間
天人感應之理安得不示災而警告之耶嗚呼丁亥
代聽昂天維地義之不可已者凡在舍生之倫孰不
蹈舞慶祝而惟止淵兄弟則將以不滿之心顯生譏
訛之首專事者持而至憎絕恃之計莫掩暗售甚間
而窮凶極惡之惡昭著從古亂逆何限而未有如此
賊之縱恣並忘者也臣伏讀東朝殿下處分傳教中
十餘年隱忍在心之教自不負拜淚交送不欲共戴
一天伏願仰俸上天仁愛之矜下循羣情血漫之論

克允臺請夫施當律云。○三司合辭再啓曰以李
止淵紀綱事屢陳沐浴之義雖有膏拜之請亦切以
謂我聖上赫然乾新處分當下顯侯俞音既已多時
即伏奉批旨下者依前新允有若尋常公車之循例
賜批者然臣等悖始失備不覺忠懷之轉激嗚呼鋤
奸誅凶真廢之義也懲惡討賊莫急之事也豈可引
日為事仙泄玩愒若此之為哉其于罪萬惡非狎臣
等之言也即朝廷之言也亦狎朝廷之言也乃因人
之言也雖以殿下好生之德決不可一時宥貸也明
矣莫過者公諷也革廢者邦憲也此而掩過則公諷

無可伸之日邦憲無可施之道豈不大可惧哉臣等
不能辟首瀝血矢死力爭以至今日未回天聽相顧慚
慙無地自容而期於得請乃已者出自秉燹之心茲
敢不避煩瀆相率更籲伏乞亟允前請以伸王章焉
荅曰已有處分矣勿煩。○三司合辭三啓曰臣等職
陳沐浴之義一籲再籲至於三籲者足豈可已而不
已者耶憶彼李止淵紀綱允弟許多罪惡俱係因教
而最其政令之譏訕憐誅之甚聞為人臣而有一於
此難追重辟况兩条所犯至五絕情此誠歷萬古而
掉脫不得者也夫刑政者有國之大柄而人主之所

未可私者也於其當言而討之謂之天討：：不行
將見其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苟使其罪不至十
分必誅則臣等何敢為此而誠以一日暇息則有一
日之憂二日暇息則有二日之憂此所以屢籲而不
知止者也伏乞廓揮乾漸亟降處分焉答曰已有處
分矣勿煩○三司合辭落曰今日懲討即探東土所
共得之天經民彝也三司之臣不得請則不可已殿
下雖欲不從亦不可得也李上淵兄弟之負犯愈出
而愈憚益復難貫而猶且斬允天討未行是豈辱
下之所仰望於聖明耶第念霜雪之所當施而或

施以雨露則歲功無人成刑法之所當加而反加以涵
貸則天章失其平殿下何不念及於此而一例賜批耶
臣等雖甚無狀豈不知天地好生之德而所爭者討
團賊也所請者遵邦憲也伏願赫然大斬亟降當劫
之律焉答曰已有處分矣勿煩○三司合辭再啓曰
伏聞聖人御世以衆心為心以羣言為言故設為三
司之職以採一國之言夫集一國之言而為朝廷集
朝廷之言而為三司：：諸臣冒瀆宸威呼籲不已
者即不過借三司之口一國之言也言而不採焉用
三司為執噤彼止淵紀淵贊盈之罪兩案昭著三尺

難違公議齋憤輿情如沸此所謂一國之言而借三
司而進之也以若倖愆豈可放逐而上翁受弗弗暉
人之大德叙秩命討三政之所先而殿下濡忍不斬
坐度時日則切恐羣情愈激朝論齋奮駁之至於世
道之靡定民志之不一寧不大可懼哉伏乞亟恢三思
之量夫賜一命之音焉答曰已有處分矣勿煩○三
司合辭三啓曰臣等所抱者明張之義所陳者國人
之言而言雖謦矣義彌大矣噫李止淵兄弟之罪惡
殿下或以謂一分之可以容貸而尚此靳持乎其情
狀之叵測翼考之所痛惋負犯之至重慈暉之所

俯仰而今日之虞此賦者其庚寅以前大有異焉朕
下帷欲曲貸其可得乎兩案所犯決不可畧刻假息
而尚遲允從以殿下日月之明或未及遲思而然歎
上下相持引日淹時有懲討之名而無懲討之原此
蓋殿下濫容太過或有欠於乾斷而宗亦臣等不誠
之罪也伏乞亟降俞旨俾洩神人之憤焉答曰已有
知分矣勿煩○三司合辭啓曰臣等以李心淵犯淵
必討事于今六日已一啓而又六籲矣七序例批一
直靳許顧其情節豈有可原於聖意而然歎宗由誠
淺未能仰格於聖衷而然也臣等達宵旰壁直欲無生

也噫是兄弟之誅多矣犯皆是王政之殺無赦而臣等特奉其甚問誠訕而奉勅業并拜共討者寧以其窮古亘今所未聞而一有之極逆大惡率國臣民不可共戴一天故也慈教中若白集業腰領烏可得保乎此慈聖已焯其殺無赦聖批中若曰以其罪犯直宜當律此殿下亦已焯其殺無赦也且更當仰稟之教亦已多日而當勘之律尚此稽遲抑何故也庶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苟使臣等手磔口腐固不足當其罪而洩其憤也凶賊之罪惡既盈三尺王法未施則國家之設置刑章將焉用哉伏願更加三思

快施邦憲以慰輿情○有答曰已有處分矣勿煩○政院啓曰三司諸臣有以惡稟達事來詣閣外請對矣傳曰已有處分矣勿煩○政院啓曰三司諸臣雖承退去之命義惡懲討憂憤轉激更為求對矣傳曰已有處分矣退去○政院啓曰三司諸臣相率叫闕達宵竟日不惜方寸之地連下退去之命忠憤所激去蓋抑鬱更為冒萬死求對矣傳曰自有處分矣退去○大王大妃殿傳曰公下日前處分豈有一少顧惜之義特體昔日全保之盛仁孝之德不忍從重勘處矣惟不能固守初定之心大官之名亦不可不惜放

逐罪人李止淵施以竄配之典李紀淵絕島安置重
國體待臺閣之道惟許加重之律此出於深存商量
十分斟酌如是判下之後更為爭執則決無聽許之
理諸臣頂諒此意無徒致酬應之煩予言不再矣○
政院啓曰三司諸臣惟伏承當有處分矣退去之教
而懲討時豈不可畧刻遲待稟情轉激更為冒萬死
求對矣傳曰處分已下退去○傳曰兩司臺諫並許
遞前望單子入之○政院啓曰諸王堂以為臣伏見
東朝處分下者有放逐罪人李止淵施以竄配之典
李紀淵絕島安置之命究厥罪犯已下之律失之太

輕稟情轉激若敢冒萬死更為求對矣傳曰總有惡
教退去○傳曰王堂主許遞○義禁府草記放逐罪
人李止淵咸鏡道明川府竄配李紀淵臺啓方張不
得舉行傳曰已有處分即速舉行○義禁府草記放
逐罪人李紀淵絕島安置即速舉行命下而臺啓方
張未由奉行事傳曰昨日處分後尚不奉行萬之末
安配所即為磨鍊以入○答金吾堂上聯名判禁李
禁朴來謙疏曰更勿煩達亦為奉行其疏曰伏以有國之
所重者典憲也王府之所守者格例也罪犯亂逆干
係至重三司發啓連日爭論則成命雖下酌處王府

不敢舉行典憲莫嚴格例即然彼李紀淵之罪犯何
如干係何如輿情去其沸騰三司諸臣合啓而論之
伏念而爭之乃殿下一惟不賜之允誕安置之命此
際息下而督令王府即連舉行飭教屢降萬之切味
蹙之愧而法例莫違期之無奉行之道茲敢聯拱短
章義附執藝伏願聖明淵然深恩仰冀東朝坐寢罪
人島配之命仍縱三司鞠訊之請俾台議快伸法例
克遵千萬幸甚云云○教禁府尊記李紀淵全羅道
康津縣古今島安事傳曰凡○戶判趙秉鉉都承
旨沈宜臣等聯名上凱大槩聯陳自列之章乞被當

勘之律事入啓答曰已問備矣何必更引乎其疏曰
臣等撰回藥院之任以赴日次大王大妃殿進御湯
劑並製封進而榻教不即頒布至於經宿萬之驚味
無地自容常葉之地雖毫細之微克敬克慎無敢少
忽榻教頒示何等重大而臣等不能始終檢察致此
無前之事懍悸震越罪著難追而薄警言只上問備
切不勝惶隕茲敢忙陳短章仰首自列伏乞亟降威
罰仍勘當被之律云○內醫院草記昨日大王大
妃殿湯劑製入事榻教因藥院吏之不善果行今已
經宿尚不頒布湯劑榻教所重何如而若是稽忽萬

萬驚悚臣之常時不能提筋之失今方惺恐待罪而
提調副提調並從詔推考當該掌務官與院吏
令收司科治湯劑坦放即令頒布何如傳曰允此
是下報所失何可過引乎御其安心○大臣入侍
時右相趙廣永所啓向來李亨到臺點蕩叙事
候院之循例入票憲府之仍請下諭有若尋常無
故者然言全隄防俱極駭然此不可以事屬過境
而勿論原前望依前付釋當該承旨與臺臣並捧
現告罷職何如大王八妃殿答曰依為之承旨洪祐
詰臺諫洪
敬讓李師洪員變
曹會承俞家煨○次對時右相曰近日兩罪人事

誠萬、痛燒不知為違而亦朝廷之不幸也向來慈
教洞諭雖極嚴正未相酌處失之寬貸人臣負此罪
犯而律止於寧配與島配則有何懲討之義哉因此
而王章益虧損公設愈沸盪更為深諱處分區、
之望也其後臣今始登造有此仰達矣教曰處分
後大臣亦陳劄而大抵二人以其專任之久至奸極
凶之狀畢露無餘至有三司諸臣詳討之罪前後
罪犯尤皆彰著矣予二十餘年隱痛在心按任不
得者流涕而處分、一廷似應始知有是事也
其時有何罪犯急於畜生而非甚間無以泄

滅欲滅滅自故於基向矣雖有此容貸其罪名
宜不止此而屢加料重如是酌處大臣其須諱此
亦以此意調停三司不至一向紛紜也右相曰
涇論以前朝廷之人亦皆不知今始知之酌處之
特出寬貸聖意收在臣豈不仰認而罪犯原不
可以止此矣教曰誠然矣亦其罪名豈止如是而
如是酌處者即所料量者多矣予聞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今日朝廷之上如此為人斷不可置之
大臣亦應知之矣其罪犯則豈以摩島而止所
洞諭之前朝廷之人何以知予心乎右相曰臣與此

罪人即童穉之交而罪犯之至此而何以盡知乎
至於當律不當止此教曰予已實言矣大臣不須
更言三司諸臣亦勿使伏閣以致更事紛紜也○
政院啓曰兩司諸臣有時急事達事來請閣外請
對矣傳曰今日求對忠憤乎黜勉乎未見有時急
之意而輒稱時急何也再昨日東朝筵教尤為鄭
重何可一向紛紜乎卿等通差又啓曰校理南東
諸及趙啓昇有時急事閣外請對矣傳曰與
兩司啓答辭曰○政院啓曰三司諸臣雖承退去之
命君饒國賦尚遺王章裏情憤激接住不得茲

敢冒萬死更爲求對矣傳曰退去臺廳傳啓以入
○又啓曰三司諸臣然承退去臺廳之命亂賊尚今
假息懲討政息暴不待借方寸之前未由退轉一
步冒萬死更爲求對矣傳曰退去臺廳○大王大
妃殿傳曰向來處分已有實言日前筵中丁字面
諭於大臣卿等或謂予聽許於丁字實言之外乎
斷無此理則謀日求對豈非太不識京師即爲退
去母煩酬應○政院啓曰三司諸臣連伏承退去
臺廳之命即伏見於聖殿下傳教下者不勝萬
萬悚惶而今日懲討即莫過之羣情莫敢之大義

獲登巡席格回天聽之前萬無退次尺地更爲冒死
求對矣傳曰纔有慈意退去臺廳即爲傳啓○大王
大妃殿傳曰屢度嚴飭終不退去是何道理求對三
司並罷職政院啓曰諸王堂有時慈意達事來詣閣
外請對矣傳曰亦爲罷職○傳曰罷職三司並叙用
○以洪敬謨爲吏判○昨日傳教中罷職三司並叙
用不喻傳曰求對三司罷職人及請對臺諫並叙用
○政院啓曰諸王堂對事傳曰罷職持平徐有薰
請對事傳曰亦爲罷職○司諫趙啓昇請對傳曰亦爲
罷職○傳曰閣圍爲之○傳曰原任提學朴綺壽檢

校差下○答大司憲李義準疏曰前後慈教丁寧鄭
重何可不仰體乎致巧酬應萬，未安卿函諒之其
疏曰云々臣於乞免章不宜贅他而忠憤之忱按
任不得噫彼李止淵紀淵之罪可勝誅哉蓋其有犯
則至凶至愒干係則莫嚴莫重即亘萬古所未有之
逆愆也鬼蜮情狀幸因慈教而始露巔海寬置尚淹
天討之大行舉國臣民孰不憤惋抑鬱直欲無生奈
之何俞音轉益迫然嚴旨輒下遽罷古所謂訑，拒
人者不幸迺之日前旨追慈聖下教極為嚴正洞劈
乎愒計之潛逞炳昭其凶圖之包莊於是乎湛滅之

情狀難遣甚罔之罪益彰而十餘年慈心之所隱
痛有可仰認矣更有何持疑之端而函如此賊逆如此
賊到今使之假息於覆載之間者天下寧有是哉伏
願廓然乾斷明川府竄配罪人李止淵丞施當加之
律古今島安登罪人李紀淵丞令王府拿鞫取服夫
正典刑云々○待教會圈七點趙鳳夏沈敬澤○有
政以趙鳳夏為待教○答玉堂副應曹雲承副校朴
來萬副脩樞李坤
劄曰昨日都憲之批已諭之矣事體道理仰俸慈
意為重爾其諒之其曰噫嘻亂臣賊子從古何限
而豈有如李止淵紀淵之凶愒絕惡者乎受國厚恩

若偏於某輩而全無圖報之意反有惡對之心譏訕
於授受之事若問於孝之際敢逞凶恃之圖陰懷
憎毒之計是可忍也。不可忍也由前而言則不道
而不敬由後而言則無君而無母思之髮豎言之骨
體敢肆誹謗之習而沒有尚度之凶疏則馴致尚度
之逆者是兄而是弟也包藏不滿之心而前有魯敬
之悖肚則傳襲魯敬之凶者亦是兄而是弟也論厥
罪犯有浮於度敬者誠大矣豈不慄然而悚安乎其
殆哉手磔口腐不足。洩其憤止竄南直豈可以當
律哉以某輩偏荷全你之德者犯此同赦之罪則尤

不可與治跡逃者同也且以深魯奉大官之名者懷
此至凶之節則亦不可以誅罪微者論者使此兩賊
之罪業經露於昔日則雖以我純祖全保之義翼考
仁孝之德豈可畧刻容貸以緩天誅耶國家之設置
刑章寧為有罪之用則已施於度敬之凶者不施此
而賊而將於何施伏乞亟降處分以謝國人焉且伏
念國之有言路猶人之有血脉。壅則人不得為
人言路閉則國不得。國豈不大可懼哉今此三司
之疾拜仰願者寧是。國大同之論而不惟不賜允
從輒施連罷顯示詘。之拒當不能無憾於天地之

大也伏願亟恢轉圜之量以施翕受之盛焉云々〇
三司行大司憲李義平司諫趙啓昇副應教曹重承校理朴來善合啓李止淵事
中繼恣給惡四字改犯分千紀之罪下况於日昨
賓遣慈教痛劈尤極嚴正大僚詳討殆無餘蘊承聆
諸臣益知慈衷隱痛積有年歲無不掩抑而退憤
惋欲死四十七字添書請明川摩配罪人李止淵為
先施以極過遠竄之典改措語兩司合啓紀淵事中
彰露之後下逆施當律不容少緩而况伏聞日昨賓
筵慈聖隱痛之教仰認積久大僚詳討之奏尤極嚴
峻承聆諸臣無不掩抑退益憤惋四十八字添書請

安查罪人紀淵亟令工府設鞠得情夫正典刑事改措語

十一月成均館草記諸生等伏見月前東朝下教洞
論李止淵紀淵兄弟前後同赦之罪至有渾輩要領
烏可以得保之教十行辭旨截嚴且重臣等奉讀未
半不覺毛骨俱悚噫嘻痛矣亂臣賊子從古何限而
未有如止淵兄弟之大奸至凶犯分千紀則焉有負
此罪惡而尚違當律以此原王法所必誅臣民之
所共討也臣等久荷三朝育莪之化粗知人臣逐雀
之義故切欲隨三司之後擬伸同葬之請而行公掌

議稱病屢，不得治，疏數論，踰月尚此，遲迨自速，臣等緩討之罪，滿心惶，心無地自容，以此情跡，何敢抗顏入堂乎？云、傳曰：一有度分，則諸生此，亦過矣。捲堂之至，於經日事，作極甚，未安，即為還入之意，曉諭可也。○翰圈朴齊禧、金益文、沈敬澤、洪祐健、趙然、昌趙鳳、夏取六人。○大王大妃殿傳曰：即見京兆單子，去夜各屨失火，極為驚悸，市民即都民之卒，其所賑恤，尤當加意，有司堂上與貢市堂上，該署提調，即時來會，本司招致，被之屨民，詳細詢問，後措處之方，講究以聞。○翰召命官為之，取四人，沈敬澤、金益文、

趙然、昌洪祐健。○脩司啓大王大妃傳曰：云、戶兵曹賑廳木各二十，三營門木各十，同賑廳錢四千兩，戶曹錢三千兩，兵曹錢二千兩，各就留儲中區，劃苧布屨錢四千兩，木四十，同立屨錢二千兩，木二十，同聖門屨錢二千兩，木二十，同真絲屨錢一千兩，木十，同依已例出給，使之限十年，無邊排納，被災經役，亦令限十年，蠲減以為葺屋安接之地，何如？傳曰：立屨明年當下匹緞，銀一千兩，代錢預下苧布屨歲幣價排納中明年，分錢二千一百兩，蕩減聖門床屨真絲屨各錢一千兩，加貸下事，分割於戶惠廳，真

經屢逢授紫芝纒多繪並蕩滅○傳曰慈教若是思
摯謙抑之衷不可不一順而此是莫大之慶告布之
節依昨年例承行○○曹來辛丑元朝大王大妃殿
母臨四十年稱慶陳賀依昨年例以親上致詞箋文
表裡後親臨受賀磨鍊事傳曰依此磨鍊○時原任
大臣禮堂因舅入侍時領府事李相璜曰今日即亞
歲而若過來月則寔為我慈聖殿下母臨四旬之元
正也我殿下愛日如年之誠何時不切而及當是年
慶忭新祝尤有倍於○時薄海含生之倫攢手跂足
亦莫不仰寶箒之深隆頌天休之滋至屬此嘉會不

容無進冊揚徽祝崗和觴之典粵在英廟庚申以仁
元王后母臨三十九○而上歸亦粵我正廟戊午即
貞純王后母臨四十年援庚申已例先行上歸於乙
卯此宗出於緒述之聖意遂為我家彝典以殿下尊
祖監先之孝值今日嶷古稀有之慶凡所以揄揚首
飾者想不待臣等煩陳而自內積誠庶有字格慈聽
者依兩聖朝故事當有儀節之稟旨舉行者臣等平
禮堂來待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向來以此等事有屢
次請對之舉其時已○問諭予心而今又以母臨之
慶言之其稱慶與否姑舍今予情地宗無可稱之事

且予命數奇薄不得已當此垂簾而乾屢歲而無一事之可稱中夜思之夫知何事為益於民國常功憂懼之不暇矣今此所考惟以已行之禮為言亦當隨其時而稱之今予處地豈可相孚於其時乎領府事李相漢曰此是我祖宗朝盛典也而聖朝之所已行者不得舉行於今日則豈不有欠於緬述之義而况我聖上洞屬之孝值如此稀有之慶若因慈惠之謙抑或致誠禮之未展則聖心安得不缺然臣等之中外大小擯仰蹈忭之情未睹先王已行之盛禮則其為抑鬱又當如何仰述俯答禘儀竟不可不舉亟

賜允從焉判府朴宗聖曰臣等惟甚愚迷豈不仰體慈聖謙光之業而有此仰請乎此時此慶即國朝罕有之盛會乃我宗已行之盛典初非一毫有違於揚謙之德上以緬述列聖朝徽典闡明我殿下誠孝其關係甚重且大下而滿廷臣僚願祝之情薄海含生擯頌之忱亦何可不慰答乎昨年再昨年連有蕪請只緣臣等誠涉辭拙未克準請而所日夜企待者寔在今日此請自上亦可每阻格使天聖人情所不能已者鬱而不伸乎前歲臣等就休且迫奉承矣今番自上亦勉強俯循則此豈不上下有光情禮俱

嗚乎今日則廷中伏承成命茲後可以退出矣右相
趙廣永曰此事非但我殿下識慶揚徽之孝迺域臣
民同聲之顯祝也即仁元貞純兩聖母已行之彞典
則其時兩聖母亦必謙抑終乃勉從則今慈聖殿下
惟以撝謙之德有此斬許者其在遵述旧典之道亦
豈非久關乎且明年之慶尤非昨年再昨年之可比
宗是寧有盛會也此若不勉從則臣情之抑盍姑舍
其在聖上孝思之缺然當復如何臣等惟甚無似豈
敢以無稽之言縷、頌陳乎聖賜勉循為豐恩府院
君趙萬永曰此宗莫人之慶而仁元貞純兩聖母已

行之禮昭然可述曷不勉從使聖孝有光而使羣情
得副乎今此斬許雖、於謙挹之德今當則必有允
從是所顯望也永興府院君金祖根曰列聖朝彞典
不可不繼述伏願淵然深思決許允從焉大王大妃
殿教曰仁元貞純兩聖母時則異於予之情地雖是
已行之彞典但當隨其時而稱之矣以大殿聖孝言
之承順予心即有光於孝矣亦以諸臣言之若強迫
其所不欲為則其可曰極當於情禮乎予非有德有
此謙抑之為也性今不好張大之事進宴尊號等節
實非予心之所好若有益於國事為利於民生則是

予之所慰幸而今此所請之事有何益於予身有何
光於聖孝乎領府事李相諡曰人君之孝以繼志述
事為重聖人之孝以顯親為大今我慈聖殿下所處
之地當以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為裕昆之謨慈
念若及此是禮有不讓以聖孝言之揄揚黃綺此是
顯親之禮今若勉回謙衷獲伸聖孝邦禮豈不得正
邦典豈不有光乎大王大妃殿教曰以孝言之則順
志為大孝而強其所不欲者是豈孝乎領府李相諡
曰臣雖愚迷摛謙之意德豈不仰認攢頌而慶會甚
盛典禮甚重實有不口請則不敢已者矣判府事朴

宗薰曰凡事必觀大如今之慶禮即天理人情邦禮
經典之所不容已者 予體之重大如是矣雜伏承無
關於民國之孝而此有甚不然者夫以繼述之義闡
慈孝之衷詎舉國家應行之慶禮則其於國體有光
顧何如哉八域臣民攢手頌祝之餘有以貢飾而慰
答有則其歡欣踴躍又何如哉且伏奉與昔日有異
之教而臣意則今日所逢尤為稀貴此臣等所以不
得請則不敢退也右相曰臣非不仰認慈教之懇惻
而臣有萬、悚惶之仰達者矣今我殿下春秋鼎盛
已屆十五歲而至若一言一動一政一令之間則自

內提導教誨必當以緒三列聖朝典憲諄復為教而
今於兩聖母已行之禮若是新許則豈可曰緒述之
道乎慈聖殿下若或體念於此則恐不待臣等煩達
必當勉從之矣領府事曰昔我肅廟朝莊烈大妃上
第時考諸邦典禮無可據之故事以顯親之宸孝有
義起講行之禮遂為英廟正廟緒述之常典達孝貽
昆至于今追頌聖德無於禮之禮猶且如是今則自
有我家禮而若或曠行則豈不有欠於當法祖宗之
意乎更願勉回慈衷口循羣情焉大王大妃殿教曰
列聖朝緒述之道鉅不無可據而在予情地則實有

不稱者矣大殿春秋若鼎盛而有此飾喜之舉則予
亦豈不受之乎今雖縶煩奏必無允從之理更勿
費辭可也上稟于大王大妃殿曰上下相持已久勢
當下教矣仍傳曰慈教如是愚摯謹抑之衷不可不
承順而此是莫大之慶告布之節依昨年例舉行石
相曰今承傳教更不敢煩達而今日候班諸宰皆以
此事願望尚留待於外今臣等不得準請而退則稟
不勝抑忭之情矣判府事曰以聖上順志之孝勉承
慈教臣等雖不敢更事強聒下情抑忭固無容盡達
伏願聖心亦必不能無哀缺矣大王大妃殿教曰主

上承順予志有此傳教亦有光於仁孝之德矣領府事曰慈衷終始謙挹聖教以順志為教臣等不敢更為煩達下情抑壅之外聖心亦當缺然矣

十二月院

左副承旨尹同副承旨洪

說啓曰臣等即伏見大

王大妃殿誘教下者有樹子島眾人時煥以年前成命即為放送之命矣臣等相願悞貽繼之以履曉曉彼時煥眾犯何如關係何如托以言事投呈一疏旨意閃忽包庇陰秘及就鞠獄時頑抵賴竟未得情酌處據降輿論尚沸年前成命之下大臣三司迭請反汗尚不敢舉行者一見公憤之愈久愈激又有此萬

非常之特命今若設諸年久遠議全釋則將何以折奸萌而嚴提防乎臣等職忝惟允義難泯默茲敢相率仰籲伏願殿下亟稟東朝即賜收還為答曰姜時煥事東朝處分出於好生之大德其在將順之道何敢不仰体乎况年前傳教政院既已頒布則今此爭執未知何故爾等無復煩聒即為頒布○再啓臣等聯陳激還之義仰冀允命之音及伏奉批旨不惟不許反以年前頒布今此爭執未知何故為教臣等尤不勝憂歎抑壅之至年前頒布迫於嚴命而臺啓尚在王府不得舉行以置出於提防之莫嚴公設之

莫過也。蘇綸一布中，以滲惑臣等，所以不避續撓。又
敢畏難，伏乞仰重東朝，亟收時燬，特赦之命。焉惶恐
敢啓。答曰：以此爭執，誠不知何故，不必更煩。即速須
布。○答時，原任大臣劄曰：卿等不見院說之拙，手仰
認慈教之深，存期量，何可不承順乎？以卿等老成
亦當有正諫之者，望卿等無復爭執。原疏曰：臣等
即伏聞東朝下教，有島置罪人時燬，宥釋。係年前成
命，舉行事出納之地。至請反汗，而不惟不賜允從，乃
反督之責之辭。且轉嚴臣等相顧，惶恐貽誤，然失面臣
等雖愚，駭豈不仰。我慈聖殿下好生之德，無物不遂。

欲其迷頑之化，赤子幽陰之遍。陽春而第彼時燬，是
何等罪人也。于犯莫重，關係至嚴。字句自故於悖慢
旨意，莫掩於惡。對揆以王章三尺，難逃鞠未得情。輿
忿尚苑，雖以天地包容之量，使之假息。島中豈可以
年數稍久，遽加全宥。有若尋常過失之雜犯，而然更
申已寢之命。大拂莫過之論乎。隄防由是而凌夷，綱
紀由是而隳壞。將有不可復振之勢，實非細故也。憂
惋之至，未暇縷陳。忙聯短韻，冒瀆崇嚴云：○大王
大妃殿傳曰：年前成命，既已頒布，則課日瀆撓。有若
角勝者，揆以事體極爲駭。若以此事更煩，則予亦

豈無處之道○院啓一等島置罪人時煥特故事
昨日再陳微還之美冀蒙允俞之命批旨荐降諭之
以不必更煩飭之以即速頒布臣等愕眙憂惋轉益
抑鬱此若有一分可以奉承者則何敢屢陳而不止
甘自歸於沮格命令之科哉莫嚴者懲討也莫重者
隄防也臣等職忝惟允日見懲討不嚴隄防漸壞不
思所以匡救乎云云答曰慈教又下即速頒布○大
王大妃殿傳曰姜時煥之疏予則以為本不足深究
而當初聲討既以語犯莫重故唯不得不至於設鞫
竟無可得之情矣再亦春放送之命予豈有在以謹

啓方張金吾不為舉行今則歲年愈久而命令因以
雍闕大違事體且予於此事終不掣然於爭執之論
期於宥釋乃已者實予苦心豈無所斟量而然楸子
島安置罪人姜時煥以年前成命令政院嚴飭王府
即為放送矣○大王大妃殿口傳下教曰若以此事
更煩則當嚴處矣○兩司諱李金鑄正合啓中時煥
事鼎元諸子事停啓永詰事物故停啓○推鞠罪人
李昌錫原情捧結案○罪人昌錫年二十二父萬基
祖翊烈並故母沈石史生存母矣父錫故胎生於京
畿長湍大位面羅浮田行函前次戕矣身素性狂悖

微事惹鬧後稱病不出則矣父以此言責矣母至於
曳出街上故矣身近入矣母而閉門扉拒矣父之際
以廣耳揮斫矣父額角以致命既不即地自滅末又
脫身逃走窮凶情節古今所未有天地所不容萬剛
猶輕殺父的實凌遲處死事○傳曰此重臣貞亮之
姿淹雅之識明達之材更於何處得來重以義同休
戚克趾先武新，向國勤勞久著朝家所以倚重何
如而不幸病淹于家自我不見今幾年所忽見逝單
予心之盡傷如此况我東朝至切之恫乎卒判敦寧
金道根家東園副哭一部輸送元致賻外別致賻令

該曹優教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時原任大臣
國舅入侍大王大妃被教曰從古后妃之臨聽朝政
乃有國之大不幸也未亡人以萬，不幸之人處萬
，不幸之地居然為七年之久矣自顧涼德淺識何
敢彷彿於古昔哲后暨我列祖聖母故事而當天地
因極之會諸臣涕泣而請之予亦涕泣而許之京出於
萬不獲已苟且維持之計五六年來歉荒荐臻屢虞
溢目逾孽日甚百廢俱紊無內無外莫可收拾是皆
由于否德冒當不當之重務上不能克享天心下無
以振勵世道駸，然至於此豈不凜然而懼哉予自

勉從之初已有不定也踰此歲日前顯祝只在於主
上之成就今則春秋已鼎盛矣聖質天縱睿智日就
可以總萬機而親庶政是誠宇社臣民莫大之慶也
主上知予意有定綏、勸悅情理辭意雖甚惻怛權
是一時之宜經乃萬世之法予豈可拘於至愚一向
勉勉不思所以正國體乎敬天愛民勤學親賢守
我先王家法主上其勉、同寅悅恭納君無過以補
我永年洪業深有望於大臣諸臣其自今撤簾○
大王大妃殿口傳下教曰今已撤簾凡公事勿為入
之諂書之寫亦除之○傳曰即聞元老奉朝賀之
南公撤之

長逝實用愴盡此大古以端亮慨涕之姿溫醇清慎
之操加之學術淵粹文章典雅克趾乃家之美早荷正
廟之眷自純祖睿造之初逮予寡穉任三世輔導之
責厥功茂焉不但為廊廟翊贊之勞而已况其懸車
之後年尊德仰窳然若靈光之存今為已矣卒奉朝
賀家東園副窆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嗣子
待服闋調用祿俸限三年輸送令私文館不待謚狀
葬前議謚○備邊司啓曰全羅監司李穆淵狀啓枚
舉濟州牧使具載龍牌呈以為大靜縣琴瑟浦加波
島至有英吉利國船二隻來泊鼓肆砲放劫掠牛畜

之變仍請該縣盜罷拿之典矣竈船之出沒洋中
專事侵奪者自是狡猾之習則以此積弛之海卒雖難
責之以禦侮固圍不環島浦港俱係待寢重地則瞭
望戒備之方固當十分斜察而况彼不至四十餘人
矣何至於先自恐懼逃散不暇乎事係邊情不可仍
置該牧使具載龍常時不飭之失罷黜拿處之何如
傳曰允○柑製居首幼學李玄功直赴殿試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n old book, possib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cream-colored and features a large rectangular border drawn in dark ink. Inside this border, there are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creating a grid-like structur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written in the grid. The page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some foxing and a small dark smudge near the center.

